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

經名：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作者：唐玄宗李隆基。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敦煌卷子P. 3592、P. 2823、S. 4365 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釋題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玄玄道宗，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俗之訓，無疆之祉，長發遠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冊備記。道家以為玉晨應號，馬遷謂之隱君子，而仲尼師之。繙經中其大謾問禮，嘆乎龍德，是孔丘無間然矣。

在周室久之，將導西極，關令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而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故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又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無事而人自富，我好靜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理身則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故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又曰：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而皆守之以柔弱雌靜，故經曰：柔勝剛，弱勝強，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其大旨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而言傳者矣。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邇，故游其廊庑者，皆自以為升堂睹奧，及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名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此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物之母。莊子又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為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

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之次也。然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為二，咨其同則混而為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

經，徑也，言通徑也，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二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一

道可道章第一

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虛極之強名，將明眾妙之歸趨。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為器也。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眾妙之門者，示了出也。所謂進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

道可道，非常道。

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稱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為之名，不可遍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近，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疏：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首一字亦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

疏：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故《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但其妙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為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

有名，萬物之母。

疏：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為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疏：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反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為欲亂。以欲觀本，既失冲和，但見邊徼矣。徼，邊也。又解云：欲者思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清靜，離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眾之所歸趨矣。徼，歸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疏：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

同謂之玄。

疏：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

，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疏：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不生者，《西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都忘。正觀若斯，是為眾妙。其妙雖眾，若出此門，故云眾妙之門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同，此章明樸散異因萬殊而逐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達還淳之由。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疏：天下者，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以己心所甘美者為美，己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競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俱是妄情，妄情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者，《莊子》云：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

故有無之相生，

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為無生有。無不自無，因有而無，凡俗則以為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猶妄執起。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故，聖人將欲救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

難易之相成，

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而彼成易，此以易而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木，難於埴。陶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之相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

長短之相形，

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鸛脰非短，由鶴脰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脰非長，由鸛脰之短，故斷之則悲。見短長相，猶如美惡，既無定禮，皆是妄情。

高下之相傾，

疏：此明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

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世間，凡諸有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

音聲之相和，

疏：此明和合空也。五音相和，成曲者誰？總彼眾聲，則能度曲。如世間法，皆和合成，則體非真，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談？

前後之相隨。

疏：此明三時念空也。日月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誰識其初？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念念遷故，亦如美惡無定名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疏：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為也。任真素者，則終日指撝，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偽，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各安其分則不擾，豈非無為之事乎。言出於己，皆因天下之心，則終身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

萬物作而不辭，

疏：作猶動也，辭為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為，百姓不知，爰游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此人忘聖功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疏：令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為己有。令物各得其營為，聖人不恃為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且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注云：日慎一日《尚書》文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迹。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為，明化成而復樸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

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人君崇貴才能則有進，飾偽者徇迹而失真，失真又是尚賢之由，徇迹定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為，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虞在上，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可否用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分，誰為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仁，竊性命之情，而饗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賢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

是以聖人之治，

疏：聖人治國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虛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

虛其心，

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曰：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獨生也，故曰虛其心。

實其腹，

疏：腹者，含受之義，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注云屬厭而止者，春秋間沒汝寬諫魏獻子辭也，欲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食也。

弱其志，

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

強其骨。

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則自骨強矣。

常使民無知無欲，

疏：聖人所以行虛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疏：夫無知無欲者，已清靜也。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貪求，而無為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疏：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無為也。且絕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真，於為無為，復何矜徇化？既無馨而無臭，人故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

道冲章第四

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為。首標道冲，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冲用之釋紛。又說和同之妙所在，不雜光塵，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歸趣爾。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疏：冲，虛也，謂道以冲虛為用也。夫和氣冲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冲則道曾不盈滿，而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

挫其銳，解其紛。

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冲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冲和，自令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口繕性篇》云：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

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疏：道之冲用，於物不遺，在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所不在，所在常無。冲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維，故云似或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疏：吾者，老君自稱。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冲用，生成萬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故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於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也。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天地不仁章第五

前章明妙本冲用，體用而無為。此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疏：仁者，兼愛之目也。芻，草也，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莊子》曰：師金謂顏回曰：夫芻狗之未陳，巾以文繡。及其已陳，則蘇者取而爨之。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功，不以生成為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天下，視彼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蔽蓋之恩者，《禮記》孔子#1曰：蔽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之文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疏：橐，韠也，謂以皮為橐，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猶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虛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足矣。注云不酬者，酬，答也，謂空有其言，而行不酬答。

谷神不死章第六

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即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辨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玄示虛應，則不勤勞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疏：谷神者，明谷之應聲，似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之名，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名，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由物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本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疏：綿綿者，微妙不絕之意。虛牝之用，應物無私，微妙則稱為若存，無私故用不動倦。

天長地久章第七

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為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將欲勸勤此行。

天長地久。

疏：此標章門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故能長久。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疏：是以聖人效天地之覆載，又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為

下所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疏：天地所以能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

上善若水章第八

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此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書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4柔而全勝也。

上善若水。

疏：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是善之上。上善之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含法喻。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

疏：水性甘涼，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清可鑒人，乘流遇坎，與之委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眾人恒趨，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

故幾於道。

疏：幾，近也。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

居善地，

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

心善淵，

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淳。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淵，深靜也，故云心善淵。

與善仁，

疏：至人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潤物，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言善信，

疏：上善之人，言必真實，弘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注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辭也。

政善治，

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因從正。正則自理

，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靜，故云政善治。

事善能，

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名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川，壅之為池，浮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能也。

動善時。

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

夫惟不爭，故無尤。

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虛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驕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此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令忘功而不處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

使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量前事，銛銳欲心，鬼瞰人怨，坐招殃咎，故曰不可長保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有齒而焚身，雞畏犧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政寇之憂，其以賈害，豈云能守？此復釋持盈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疏：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凌人。驕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驕獲咎，驕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復釋揣銳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驕，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載營魄章第十

前章明縱欲溺情驕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則無疵。營魄已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已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為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然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為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則得生全。若動用不恒，消散陽氣，則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全生，抱守淳一，不令染雜，無離身乎，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氣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耽著乎。此教養氣。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疏：滌，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耽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滌心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也。此無為也，能為之乎？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疏：修德可以為君，為君須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曆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為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為雌乎？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言聖人設教，應變無常，不以雄盛，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也。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

生之畜之。

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靜，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為真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為己有也。為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其動用，而不自負恃為己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而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妙之德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一竟

#1『禮記』二字據敦煌卷子P. 3592 補。

#2『虛應』二字原無，據敦煌卷子P. 3592 補。

#3『無私』二字原無，據敦煌卷子P. 3592補。

#4守：原作『中』，據敦煌卷子P. 3592 改。

#5欲：原作『欽』，據敦煌卷子P. 3592 改。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三十幅章第十一

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則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太易之蘊，輶廂成用無之質，標車器以為喻，存利用以結成。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疏：輶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鼓動眾類，磅礴群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眾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輪，則輶廂有也，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輶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輶廂之類，皆為棄物。故乾坤成列，而易功著焉，萬化流動，而道用彰。是以借粗有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爾。

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疏：埴，和也。埴，粘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匠範和粘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成受物也。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疏：鑿，穿也。門傍窗謂之牖。古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云：宮謂之室。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利。注云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易》繫辭文也。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故首唯借喻於三翻，終欲用無於一致爾。

五色章第十二

前章明利有用無相資故功立，此章明染塵逐境馳騁則發狂。首標色聲，戒傷當所以為病。次云畋獵，明逐欲所以焚和。結以聖人去取，示全真保性之要爾。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疏：色謂青黃赤白黑，音謂宮商角徵羽，味謂酸鹹甘苦辛。爽，差也。目視色，耳聽聲，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故坐令形骸聾盲，爽差失味爾。又況耽滯世間聲色諸法，不悟聲色性空，豈惟形骸之有聾盲，此亦智之聾盲者爾。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疏：此言耽聲滯色之人，馳騁欲心，亦如畋獵，但求殺獲，欲心奔盛，逐境如馳，靜而觀之，是心發狂病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疏：難得之貨者，言人身以村器為貨，難得之貨者，則性分所無，求不可得。云不安本分，矯性妄求，既其乖失天然，所以妨傷道行。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疏：腹者，含受而無分別。目者，妄視滯於色塵。無分別則全和，故為之。滯色塵則傷性，故不為也。

故去彼取此。

疏：彼目妄視，故去之。此腹含受，故取之。

寵辱章第十三

前章明染逐塵境馳騁則發狂，此章明寵辱若驚貴身故為患，首兩句標宗以起問，次十句因問以明理，後四句貴愛不矜，假寄託以結成。

寵辱若驚，

疏：若，如也。言寵辱之驚相如也。夫操之則寵，捨之則辱，言人不能心齊榮辱，矜徇功名，執權既以為光寵，失勢自傷於卑辱。光寵則矜恃，卑辱則驚嗟，故陳戒使其若驚，欲令齊其寵辱。

貴大患若身。

疏：貴，矜貴也。若亦如也。身者禍患之源，夫耽玩聲色，矜競榮華，皆為有身，遂成患本。即貴其身者，復何異乎貴大患矣？即身本是患，等無有異，未能無患，祇為有身。即此貴身同貴大患，若能無患，亦復亡身，是知患由貴生，身由患有，故云貴大患若身。

何謂寵辱？寵為下。

疏：前標寵辱若驚，恐人不曉，故設問云：何謂寵辱？還自答云：寵為下。所以明寵為下者，夫恃寵則驕盈，驕盈則生禍，因寵獲禍，則寵為辱本，故知寵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疏：得則為寵，失則為辱，若驚者，故寵辱循環，故寵為辱本。世間眾生

，得寵則欣喜，得辱則驚懼，故聖人戒之，禍福循環，譬之糾纏，寵辱無定，豈可獨驚？辱來既驚其禍患，寵至亦驚其驕逸，其驚相若，故云是謂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

疏：恐人不曉，設問以明。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疏：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執有身相，好榮惡辱，辯是與非，不得則大憂以懼，心神內竭於貪欲，形骸外因於奔競，葡然疲役，非患而何？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疏：無身者，謂能體了身相虛幻，本非真實，即當坐忘遺照，墮體黜聰，同大通之無主，均委和之非我，自然榮辱之途泯，愛惡之心息，所謂帝之懸解，復何計於大患乎？故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注云委和者，莊子丞答舜云：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疏：言人君有自矜貴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貴身則凌人，人故不附，可暫寄爾。若自愛其身以為天下之主者，愛身則慈人，人則樂推，故可託身於萬人以上，長為之主。然此章首標驚寵辱，終以寄託者，欲明驚寵辱不若忘寵辱，有貴愛不若忘貴愛，託天下不若忘天下，故又云有大患為吾有身，驚寵辱未能物我都忘，則百慮一致，矜有則萬殊爭長，故忘寵辱則無所復驚，忘身則無為患本，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迹，然後上有太上之君，下有下知之臣，無為無不為，不德而有德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前章明貴身為患，令兼忘而不有，此章明妙本無象，故在用而皆通。首三句言不可求之聲色，次六句明尋責必歸於無物，又五句示妙用之難測，後四句結引古以證今。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傳之不得名曰微。

疏：此明道也。夫視之者，以色求道，聽之者，以聲求道，搏之者，以形求道。道非色聲形法，故求竟不得，以不得故，欲謂之無，乃於無色之中，能應眾色，無聲之中，能和眾聲，無形之中，能狀眾形，是無色之色，無聲之聲，無形之形，故謂之希微夷。希微夷者，謂明道而非道也。夷，平易也。希者，聲之微妙也。傳，執持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疏：三者，夷也、希也、微也。致，得也。詰，責也。混，同也。妙本微妙精一，難名色聲形法，焉得詰責？欲以色聲形詰，但得希微爾。謂三也，三

者假名，欲明道用，道非色聲形等，則混為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疏：皦，明也。昧，暗也。夫形質之物，皆有定方，在上者則明，在下者則暗，唯妙本惚恍不可定名，則在上亦不明，在下亦不昧，而能上能下，能明能暗，非天下之至蹟，其孰能與於此乎？

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疏：繩繩者，運動不絕之意也。妙本生化，運動無窮，生物之功，強名不得，物物而不物，生生而不生，尋責則妙本湛然，未曾有物，故云復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疏：狀，形狀也。象，物象也。言妙本混成，本無形質，而萬化資稟，品物流形，斯可謂有無狀之形狀，有無物之物象，不可名之為有，亦不可格之於無，無有難名，故謂之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故迎之者不見其首，隨之者不見其後。無首則無始，無後即無終，無始無終，故非隨迎所得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疏：此明古先帝王常以無為道化，以化於人，故戒今能執守古之所行無為之教，以御理今之有為之事，則不言而化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疏：前云執古之道，將引之使行。此云能知古始，明道行必化。故重云帝王能知古始，無為而理，當抱守淳樸，爰清爰靜者，是知無為之理，是道之綱紀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前章明妙本無象，則在用而皆通，此章明玄通之人，常不盈而能弊。首標古之五句，明善為所以微妙。次云豫若七句，示德容所以難明。孰能下兩句，表進修之徐生。保此下終篇，結證成而不滯。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疏：古，昔也。士，事也，言古昔之人善以道事者，精微要妙，玄寂通達，體道了言，渙然無滯，而其宇量深邃，不可識知。

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疏：夫惟善士，雖正容可以悟物，而宇泰發於天光，德量難窺，故強為容狀，且求委順之迹，將以引化凡愚。

豫兮若冬涉川，

疏：豫，閑豫也。若，如也。川喻代間愛欲，所以陷溺眾生，善士雖處代間，不為愛欲所染，如冬涉川，故多閑豫。冬涉川所以閑豫者，冬冰堅壯，無墜陷之憂爾。

猶若畏四鄰，

疏：猶豫，疑難也。夫善士無愛欲，故多閑豫，及觀其行事舉動施為，恐不合道，故多疑難。如今之人，有事畏四鄰知，而加戒慎。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疏：善士於愛欲無所造作，如客對主人，但儼然肅敬爾，雖於愛欲如客對主人，而為善之行，不凝滯於物，決然若春冰之散釋，無留礙爾。

敦兮其若樸，

疏：敦，敦厚也。樸，質樸也。言雖不凝滯於物，而絕浮競，其德行敦厚，若質樸無所分別。

曠兮其若谷，

疏：曠，寬也。言善士懷道抱德，宇量曠然寬大，於物悉能含受，如彼虛谷，無不包容。

渾兮其若濁。

疏：善士心照清靜，而能容物，和同光塵，不自殊異，渾然如濁，物莫能知。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疏：因上文云若濁，便舉水之澄清，以況善士之心無染，則自然靜止。孰能於世間愛欲混濁之中，而以清靜道性而靜止之，令愛欲不起，亦如水濁而澄清之，令徐徐自清乎？孰，誰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疏：此教於法無滯也。誰能以清靜之性靜止愛欲，如水之性。已得徐清，若便安於此清，而久滯，滯則非悟，未名了出，當須更求勝法，運動增修。為道既損之而又損，按行亦次來而次滅，則清靜之性，不滯於法，而徐動出也。生猶動出爾。

保此道者，不欲盈。

疏：滯法安清，是名盈滿，故云若欲保全此徐清徐生之道，當須無所染著，得無所得，令復滯清求生，是傷盈滿，則妨道行，故云不欲。

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疏：夫能無所凝滯，以至無為，於法無住，不盈滿者，常以新證之法為弊薄，更求勝法，不以為新成，而便滯著矣。

致虛極章第十六

前章明玄通之士常保道而不盈，此章明守靜之人必歸根而復命。復命為知常之要，守靜是致虛之由，文相次以轉，明理同歸於道用，故知常則明了，行道乃久長。

致虛極，守靜篤。

疏：虛極者，妙本也。言人受生皆稟虛極妙本，是謂真性。及受形之後，六根愛染，五欲奔馳，則真性離散，失妙本矣。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自致於身者，當須守此雌靜，篤厚性情而絕欲，無為無狹而不厭，則虛極妙本自致於身。亦由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矣。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義爾。

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

疏：此明守靜篤必致虛極之意。夫萬物萬形，動作不同，及觀其歸復，常在於本，《易》曰：雷在地中，復。復者，反本之謂也。故靜則歸復，動則失本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疏：此舉喻明觀復之意也。根者，本所受氣而生也。今觀萬物，花葉芸芸，及其生性，皆復歸於其根而更生，虛極妙本，人所稟而生也。今觀情欲熙熙，能守靜致虛，則正性歸復命元而長久矣。本作云云者，如注釋之。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疏：物歸根則安靜，人守靜則致虛。木之稟生者根，歸，根故復命。人之稟生者妙本，今能守靜致虛，可謂歸復所稟之性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疏：能守雌靜篤厚，以致虛極妙本，

致虛則復命，可謂得常矣。能知守常，是曰明了。失常妄作，可謂無常。不常其德，窮凶必矣。注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易》恒卦文也。

知常容，

疏：知常曰明，明則鑒物，物來必應，無不含容，故曰知常容。

容乃公，公乃王，

疏：能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歸往，是謂王矣。

王乃天，天乃道，

疏：惟天為大，唯王則之，其德同天而無不覆，故云王乃天。王德如天，則無為而理，道化乃行，故云乃道。

道乃久，歿身不殆。

疏：言守靜致虛，歸根復命，其德如此，可以為王。王德合天，能行其道，道行則久享福祚，天下之人就之如日，戴之如天，澤之如雨，望之如春，則終歿其身，復何危殆之事？故云歿身不殆。

太上下知章第十七

此章上論淳古之風，下逮澆漓之俗，欲明失道之漸，將辯致弊之由，故前章明守靜則致虛，此章示無為則復樸，樸散則親譽遂作，無為則謂我自然，庶夫道化之君，專此不言之教。

太上，下知有之。

疏：太上者，淳古之君也。謂為太上者，尊之也。言太上之君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臣下但知上有君，尊之如天，大而在上，被四時生育之美，不知何以稱其德，故云下知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疏：太上之君歿，黃帝堯舜氏作，施教行善，仁及百姓，故親之。柔弱致平，功高天下，故譽之。親譽生前人之迹，矯徇為後代之患，故《莊子》曰：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堯舜之間。何也？以其迹存乎千載之後故爾。

其次，畏之侮之。

疏：黃帝堯舜氏歿，下及三王五霸，浸以凌遲，嚴刑峻制，故畏之。明不能察，故侮之。下議罪而求功，上賞奸而生詐，相蒙若此，可謂寒心。

信不足，有不信。

疏：此復釋畏之也。百姓畏君之刑法，侮君之教令者，皆為君信不足於下，故令下有此不信之人爾。

猶其貴言。

疏：此復釋親之譽之也。百姓所以親愛君之善行，稱譽君之功業者，由君有德教之言，故貴重君言而稱譽之爾。古猶字與由字通用。

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疏：此復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世，下忘帝力，適令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前章明步驟，殊時道存，故淳樸不散。此章明風俗，頹弊失道，則仁義遂行。禿施髡而病求醫，雖云由愈，數米炊而簡髮櫛，何其傷性，故直舉八句，將以明其極弊，冀還返於淳古也。

大道廢，有仁義。

疏：大道廢者，代俗澆漓，人人浮競，玄晏之風斯泯，穆清之化不存，失至道無為之事，故云廢也。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蹶足薛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成爾。

智慧出，有大偽。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以檢俗，制典以詰奸。恐其不信，作符璽以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怨恩私起，則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出復入顧，人謂之慈。被慈孝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足。視人猶己，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也。人亦視之猶己，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

國家昏亂，有忠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由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親君於昏暗，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無為清靜，聖皇多士，盡是夔龍，彝倫攸序，無非作乂，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則於忠臣孝子何有？此四者頹弊之極也，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絕聖章第十九

前章明風俗頹弊，失道而仁義遂行。此章明絕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首六句且絕矜徇之迹！次三句將明立教之方，後四句示行門之由趣爾。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真是生巧偽，逐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而令其淳樸。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有百倍之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世，所謂玄同，民無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去。今六紀廢絕則孝慈名彰，若絕兼愛之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進，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疏：絕巧者，絕雕琢非法淫過之巧。棄利者，棄徇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欲不足，令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復誰為盜賊乎？故云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絕棄，未有修行，故以為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有所屬著，在下文見素等是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疏：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真素。欲求絕仁棄義，則懷抱質樸。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私寡欲。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餘，將欲禁絕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前章明絕棄多門還淳，則盜賊無有，此章明畏除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首一句標門以示絕，次七句舉喻以明理，又一十七句格凡聖以對辯，後兩句論獨行以結成。

絕學無憂。

疏：絕學者，絕有為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令都絕不為，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絕有為過分之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若分內之學，因性之為，上士勤行，未為不絕也。故曰絕學無。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疏：唯，恭應也。《周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阿，慢應也。《漢書》曰：不誰何綰？謂何問也。此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慢則惡，學之不絕，只在於心。絕之則無憂，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在於心，故去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善惡兩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尤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畏而絕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疏：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故當絕棄。若不絕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未有央止之時。《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前途尚多，云未央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疏：熙熙者，情欲搖動之貌。此明不畏絕俗學之人。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熙熙逐境，役役終身，如餒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治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者，牛羊豕也。春臺所以為愛著者，謂其卉木滋榮，禽鳥鳴

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邠詩》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汝心傷悲，迨及公子同歸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疏：我，老君自稱，言我畏絕俗學，抱道含和，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世間有為之事，情欲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於孩而始誰。

乘乘兮若無所歸。

疏：乘乘，運動之貌也。眾人動生耽著，常有執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乘流則逝，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疏：眾人俗學耽著，矜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為有餘。我獨損之，未嘗凝滯，心無愛染，故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如愚人之心也？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若遺爾。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疏：昭昭，自矜銜巧智也。若昏者若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施教立法以繩下也。悶悶者，無心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矜銜，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為，故聖人畏絕，若昏默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疏：絕學之人，忽忽無心，常苦昏昧，而心寂然，曾不愛染，於法無往，故似無所止著爾。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所以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世間，獨無分別，有似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自眾人熙熙下，皆對明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為，我獨遺忘情欲。凡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者，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前章明畏絕俗學若昏，故獨異於人。此章明一從順至道甚真，則能閱眾甫

。首標孔德兩句，明德人之順道。次道之為物下十句，暢妙本一之精。自古下五句辯應用之名，結生成之德爾。

孔德之容：唯道是很。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言甚有德人之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爾。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為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眾象，修性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反本，攝迹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遍被群有，物感必應，曾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窈冥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故物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精真之信，度閱萬物本始，令各遂其生成之用爾。

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疏：又詳云吾何知萬物本始皆稟於道，道必度閱之，令達其生成用然哉？答云：以此甚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稟生成，故知之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前章明從順至道甚真，故能閱眾甫，此章明抱一為式不爭，則所謂曲全者六句示誠全之行，是以下兩句標聖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弊新，夫唯下結

不爭必全而歸爾。

曲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者也。言人能委曲從順，不與物忤，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枉則直，

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曰：正曲為直，言人雖不與物忤，若物來枉己，己能受屈，彼必慚懼而自修整，則是己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窪則盈，

疏：窪，坳下。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助下，水鈴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

弊則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故曰弊則新。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抱守淳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亂惑，故亡羊必因歧路，喪生諒在多方。是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也。

不自見故明，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嘗委順於物，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明。

不自是故彰，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自申說，以為己是，是必無尤。故其直自彰著也，故云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嘗為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必盈焉。故云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矜炫，則人必推敬，善行益長，故云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枉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己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前章明抱一為式不爭，故所謂曲全，此章明契道忘言執滯，則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舉喻以申教。故從事下，廣理喻以結成。

希言自然。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乎悟道#1，悟道則忘言，不可都忘，要其詮理，但自然之理，不當有與不有，希言之義，亦不定言，故以希言之言，用顯自然之理，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急，則害物而不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風驟雨之喻爾。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疏：從者，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凝滯，故凡人欲體斯妙道而順事#2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

道者同於道，

疏：順同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凝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德者同於德，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豈唯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德者同於德爾。

失者同於失。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乃得魚兔，今滯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理則無由得道，是自同於失也。故云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生，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卻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也。故云有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前章明理契言忘執滯，則同於失者，此章明自見自是矜伐，故物或惡之。首兩句舉喻示難求，次四句明雖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戒勸令，有道之人不處。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疏：跂，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可立。以跨挾物，物必為礙，必不可行，亦如眾生，自見自是等也。故跂者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自見者不明，

疏：夫自見之人，失於殷鑒，露才揚己，欲以自明，殊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己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疏：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諸己，而以出眾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眾毀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

疏：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無從而可，況自專固伐取，欲以求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疏：盛德若愚，昔賢通議。矜銜名器醜行，則多人所鄙薄，坐招嗤誚，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疏：餘食者，殘餘之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向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謂之贅行者，為自見自是等為德行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疣懸贅，出乎形而侈於性。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疏：此自見自是等，既若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四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前章明自見自是於道為餘食贅行，末云有道不處。此章明曰大三逝贊道，乃先天混成，終令法道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將明妙本之絕趣，物被其功。次云吾不知下六句，欲表強名之由緒，名亦不可得。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下至終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為清淨耳。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疏：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明強名，所由不可，即此道，故云有物爾。言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眾象，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疏：寂寥者，嘆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遍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

可以為天下母。

疏：妙本生化，遍於群有，群有之物，無非匠成萬物，彼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爾。母以茂養為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疏：字者表其德，右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故吾不知其名，但見其大通於物，將欲表其本然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者，是以從本而降迹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用，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離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身心，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疏：因強名曰大，而舉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寧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靜無為，而化萬物，此三大也，吾道一以貫之矣。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疏：域中者，限域也。今玄域中之大道，不只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道亦不在域中矣。夫惟寄語以申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眾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以名為體，以為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則道在其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

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其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則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靜，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去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靜無為，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即合道法自然，言道之為法自然，非復做法自然也。若如惑者之難，以道法效於自然，是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也。又引《西昇經》云：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則以道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嘗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幻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做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前章舉域中稱大，終令法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為君，以戒身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舉喻以即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末兩句述輕躁以為戒。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疏：根，本也。草木花葉之花葉輕，花葉稟根蒂而生，則根蒂躁，既重為本，故曰重為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躁則靜輕者根，則靜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續斯舉，心靜則朵頤之求自息。

是以君子終日行，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志可以君人子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是輕者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所為之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禍患，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登高臺，泛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安處，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萬井，出戎馬百萬匹，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奈何者，傷嘆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萬乘之主，四海必

同，當令子孫。千億，本枝百代。善建則無為偃化，善抱則有截歸仁，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嘆，故曰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為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迹干祿，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戒人臣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竟

#1從『在乎悟道』到下文『用顯自然之理』一節，敦煌卷子P. 2823 作『在理執滯，非悟教之人，理必因言都忘，失求悟之漸，則明因言以詮理，不可都忘，悟理則言忘』。

#2事：原文無，據敦煌卷子P. 2823 補。

#3法：原文無，據敦煌卷子S. 4365 補。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前章明重靜為君，以戒身輕天下，此章明行言無滯，欲令常善救人。守重靜，理在無為。善行言，貴乎忘遣。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救之慈，故善下暢兼忘之訓，雖知下結妙要之旨爾。

善行無轍迹，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滅，雖行無行，相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乎？故云善行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責也。言謂教也。夫善行無邊，則能了言教，不為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云善言無瑕謫。

善計者，不用籌算。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異門也。夫執言滯行，辯是與非，適令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者不用籌算。

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

疏：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關，豎曰鍵。夫善行善閉，不耽不滯，則心照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鍵，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疏：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道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凝寂，教則流通，故常用善能以救人，必令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於人，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令動植咸遂，無有夭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之。善行救人，在於忘遣，若滯教矜有，轍迹必存，故雖常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悟了。故云是謂襲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所鑒者則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為不善人之師法也。

不善人，善人之資。

疏：資，取也。夫火有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疏：夫初地進修，兩存學相，未能忘教，故貴愛師資。若能了其行門，則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去，貴愛之字不存。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遣，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為師為資，示進修之路，後云不貴不愛，導悟證之門。則明所以貴師為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為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資，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道，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為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以為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前章明行言不執，常善所以救人，此章明雌辱為行，常德於焉復樸。首標知雄等三段，明修行則漸造於極。次云樸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有成。終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以結成其深旨。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

疏：知，辨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為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雄。守雄則敗，敗則妨行，故特戒守雌柔。能守雌柔，是謂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爾雅》曰：水注川曰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疏：知雄守雌，是為善行，物所歸往，為天下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私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疏：白，晤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當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為天下之法式矣。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為天下法式，則真常之道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為天下法式，則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為量，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爾。夫道為德體，德為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論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者？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已下論修性反德，則復歸於道。此云樸散為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粗，涉於形器，故云樸散則為器也。既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麤，故凡人用之，適能獨全淳樸，聖人弘濟，則為群材之官長爾。

故大制不割。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知其力，令動植之物咸遂生成，曾不割傷以為己用，故云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前章明雌辱為行，常德必歸於樸，此章明矜執則失神器，故不可為。首標

將欲下六句，明寶位之有所在，以戒奸亂之臣。執者失之一句，示曆數之不予常，將警昏淫之主。故物下辯物倚伏之數，是以聖人下戒人君甚泰之尤。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奸亂之賊，凶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為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為之事。已，語助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為也者，為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令流布愷悌之化，豈使凶暴之夫力為而得毒螫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為，為亦必敗。此戒奸亂之賊臣也。

執者失之。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柵淫，神怒人怨，是生災濡，亂離斯作，誰奉為君？當失斯位矣。此戒帝王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响，暖氣也。吹，寒氣也。強，壯也。羸，弱也。載，事也。隳，壞也。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响之使暖，或吹之使寒，或有扶持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隳壞，且同糾纏，不可準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而不厭爾。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睹行隨之不常，知矜執之必失，故約己檢身，割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論名數，且為三目。徵其實，乃同其一條。甚奢泰者，皆過分爾。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前章明矜執則失，是以去甚去奢去泰。此章明兵強好還，不可果其矜伐。首云以道，戒臣不以兵為輔佐。師之所處下明好兵則必致不祥，故善者下示不得已而方用，物壯下結恃強而必敗。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政君堯舜，是曰股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甲之威，窮黷侵伐之事，亢兵以加彼，彼必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尅？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疏：師，軍旅也，又《易》曰：師，眾也。夫興師動眾，則人勞於役，行則賫居送，則妨功害農，農事不修，故生荊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和氣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疏：《春秋》曰：殺敵曰果，今明殺敵者令不相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老君曰：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求止殺，令不為寇，必不以眾暴寡，凌人取強。取強則事好還報，是以戒令不敢，故云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善勝，故雖止敵，慎勿矜誇。矜誇則傷於取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功，是則自為驕泰。驕泰則樂殺，故敗不旋踵，此為炯戒，可不慎乎！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敵來侵，事不得已，敢去果而不得已。已，止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茲二事者，是謂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當須早止不為，故云不道早已。已，止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前章明強兵好還，不可果其矜伐。此章明佳兵物或惡之，不得已而用之。首則陳戒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云勝而不美，示樂殺之為非。吉事下舉喻以明，結以喪禮處之，所以表非樂戰。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又慎厥初，藏器於身，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囿，閱思墳語之林，使光昭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韜略為好者也，夫謀略之設，以正為奇，謀兵鈴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戰殺伐，故為不善之村器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疏：畜德於身，是為能事。既為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子以道德為材器，故無不利爾。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疏：夫文德者，理化之器。兵謀者，蓋其輔助也。故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不得已而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之螫，故無憑怒之心，推此而言，以恬淡為上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克勝，猶慚德薄，不以為美。夫勝又多殺，故以勝為美者，是好樂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德，以全濟為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殘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復尚左。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疏：上將主軍，則專殺，故處右。偏將為副，不專殺，故處左。今左尊而右卑，上將軍却居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眾多。勝而不美，故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交戰殺之，故仁心惻隱，為之哀泣，不亦宜乎？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爾，亦何又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尋閱墳典，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師而哭者

，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

前章明佳兵不祥，故有道不處。此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能降瑞。始制下廣其制用，譬道下將示結成。

道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唯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道常無名。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疏：樸，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一，則謂之樸。故云小爾。而應用匠成，通生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爾。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疏：言侯王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入埏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伏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凌瀾災害，地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灑甘露，善瑞侯王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疏：莫，無也。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令，自均若一，亦如王侯稱物平施，無偏無黨，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服。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則人自和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當自賓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能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海通流爾。

知人章第三十三

前章明侯王守道，則萬物自賓。此章明所以賓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勝。自知則明了，自勝則全強，結以死而不亡，戒令不違天理爾。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言人役心生智，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內察，無聽以心，了心觀心，不生知法，能如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疏：勝人者，謂以權勢制勝於人，如此之人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自能制勝其心，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強，故曰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簞食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

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其所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動不失所者，則可以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頽然任化，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後，則生理不全，單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子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前章明賓服有道之君，由能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為法道忘功。首標大道汎兮，示左右略無封畛。次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為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貴其身，以成光大之業。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疏：汎兮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為物，非陰非陽，非柔非剛，汎然無繫，能應眾象，可左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全其生理，而大道化生，妙本無心，雖則物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為勞倦。又解云物不辭謝於道爾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為己之有。又解云：道之生物，德備功成，其功雖成，曾不名有，言忘功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熟成而不為主宰，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邪？故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小爾。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歸道，道不為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道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固難與為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文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偃化，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為尊大，故能成其光大之業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五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前章明道可左右，則物被愛養之功。此章明王能用道，則人歸平泰之化。首標執象，以明歸往之義。次云樂餌，舉喻歸往之由。道之出口下，申明無為不言之教，以勸人君之用道爾。

執大象，天下往。

疏：執，持也。大象，道也。此言人君執持大道，以理天下，無為無事，物遂其生，候日觀風，皆歸有道，故云天下往。

往而不害，安平泰。

疏：言天下四方之人，慕化而往，帝王以道撫綏，而不傷害之，則安於太平矣。平者，言政教之和平也。太者，功業之光大也。

樂與餌，過客止。

疏：樂，音樂也。餌，飲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執大象，而天下之人歸往，亦如人家有音樂飲食，則行過

之客，皆為之留止。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疏：道之出口者，言人君約道德清淨之法，以為不言無為之教者，初出於口，淡然無味，豈如俗中有親譽畏侮等，以為滋味乎？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疏：既，盡也。道化無為，淡然平正，既不為察察之苛酷，亦無滋彰之法令，故視不足見，聽不足聞，而歲計有余，淳風和暢，動植咸遂，其物光亨，故用不可盡也。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前章明能行道化，人人所歸往。此章明道或用權，國之利器，歸往則歸於平泰，利器則不可示人。初標歛張之權，次示柔弱之行，終結淵魚之喻，以明

權道之微。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疏：歛，斂也。此明聖人用權道以攝化眾生也。夫人既有鈍根利根，故教有權有實。聖人欲量眾生根性，故以權實覆卻相明，利根眾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略示方便，則深達根源。鈍根眾生，惑滯滋久，自非以權攝化，不可令其歸往，故將歛斂其情欲者，則先開張，極其侈心，令自困於愛欲，即當自歛斂矣。強弱等義，亦復如是，推而行之，無不信矣。乍聞斯語，以為非道德之意，深達玄極，然後明權實之由。故注云君子行權貴於合義，小人用之以為詐譎。下文又云不可示人者，正以權道之難故爾。

是謂微明。

疏：權道攝化，其理其微，而校其所由，效則明著，故云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疏：《易》云：巽以行權，欲明巽順謙卑，則可以行於權道。故欲歛，先與之張；欲弱，先與之強，而卒令其歛弱者，是柔弱之道能制勝於剛強也。故云柔弱勝剛強。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權道也。夫魚之在水，猶人主秉權。魚失水，則為人所擒，權道假示非其人，則為小人所竊弄，而為詐譎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前章明道或用權，示以歛張之術。此章明權必合義，將鎮無名之樸。故道常無為，侯王守之而自化，樸不欲天下以靜而自清。老君因言以明無言，說教而欲遺教。故演暢此章於上經之末，將寄兼忘於玄悟之人爾。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疏：道性清淨，妙本湛然，故常無為也。萬物恃賴而生成，有感而必應，故無不為也。夫有為者，則有所不為也。故無為者，則無所不為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疏：侯王若能守道清淨，無為無事，則萬物將自感化，君之善教而淳樸矣。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疏：無名之樸，道也。欲作者，欲動作有為也。吾者，王侯自稱也。言人稟承善教以化，君德無為清靜矣，而復欲動作有為者，吾則將以無名之樸而鎮靜之，令其清靜不欲動作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疏：上言凡人欲動作有為，人君則將無名之樸而鎮靜之，今言於彼無名之樸，亦將不欲者，若執無名，還將有迹，令此眾生尋迹喪本，復入有為，則與彼欲心等無差別。故初用無名之樸以鎮靜蒼生欲心，蒼生欲心既除，聖人無名亦捨。喻如藥以理病，病愈而忘藥；舟以濟水，水濟而遺舟。若水已濟而仍守舟，病已除而復嘗藥，豈唯不達彼岸，亦復更生患累矣。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疏：夫無名之樸既將不欲，不欲之欲於此亦忘，則泊然清靜，是名了出。君無為而上理，人遂性而下化，不煩教令，而天下自正平。故云天下將自正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此章首標道用之名，將明德全之化。德全則淳樸不散，代無濡沫之邊。道廢則仁義遂行，俗有澆漓之弊。將欲變而更化，以令求復其初，故先述上德之無為，次述仁義之流遁，結以去華居實，使其復樸還淳。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疏：上者，舉時也。德者，辯用也。謂上古淳樸，無為而理，體道之主，任物自然，是上古之淳德，故云上德。至德潛運，人無能名，故云不德，而淳風和暢，物遂生成，德用常全，故云有德。注云物得以生之謂德者，《莊子》雜篇之文。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疏：此言淳風漸散，德亦下衰。故聖人美無為之風，而百姓尚無為之進，尚迹為劣，故云下德。進著，則有德可稱，故云不失。稱德不失，則迹涉矜有。矜有之弊，淳樸不全，故云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疏：此覆釋上德也。夫上德者潛運，無為而理，淳樸不散，故無名進。今言上德無為者，但含孕淳樸，適自無為，非知無為之美，而為此無為，故云而無以為，豈惟無進可矜，抑亦無心自化，故注云此心迹俱無為矣。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疏：此覆釋下德也。下德為之者，為心美無為之化，而為此無為，故云為之。語心雖欲無為，論迹即涉矜有，故云而有以為。言下德之為，有所以為也。故注云心無為而迹有為爾。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疏：此下明道廢則仁義遂行，言上仁者謂以仁為上，他皆效此。仁者兼愛之名，大道之行，物無私惠，淳風漸散，兼愛遂存，今明所以為兼愛之仁，故云上仁為之，行仁而忘仁，雖有施而不求報，兼愛則難遍，終是小惠未孚，是

以語心常為有事，故云為之。論迹即近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注云此則心有為而迹無為也。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疏：義者宜也，謂裁制斷割，令物得宜。夫淳樸已殘，是非斯起，將欲裁非就是，令得所宜，故云上義為之，謂心欲裁非就是，有所以而為，故云而有以為。注云此則心迹俱有為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疏：禮，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莊子曰以禮為翼，所以行於世也。失制禮者，所以救衰弊也。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曲為之防，而事為之制，淳源一失，眾務爭馳，且存檢外之迹，非曰由中之數，故揖讓崇其禮文，玉帛昭其報施，往而不來，非禮；來而不往，亦非禮。今上禮為之，往而莫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之，故云攘臂以仍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疏：此卻明致弊之由也。失道者，夫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爾。上經云大道廢，有仁義。莊子曰道隱於小成，道無不存。而此云失者，約人而言爾。故時淳則大道公行，俗澆則小成遂作。小成作而大道隱，仁義行而至德衰，此則世俗澆漓之殊。聖人適時之務，淳樸漸散，則失道而後德，德又下衰，則失德而後仁，兼愛迹存，則失仁而後義，裁非不足，則失義而後禮。且論禮於淳樸之世，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旦，非愚則誣。是故聖人救世之心未嘗有異，而夷險之迹，不得一爾。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疏：夫者，發語之端也。言末代聖人行於禮教者，由救忠信之衰薄爾，若使人懷忠信，復奚假於禮法乎？而亂之首者，以禮防亂，則但可為治亂之首爾，而非道德之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疏：前識者，制禮之人也。謂之前識者，言在人性識之前而制此檢外之禮。道順人性，禮存外迹，以之比道，乖失質素，所以為道之華也。而愚之始者，夫禮以靜亂，因亂救之，貴在協和，歸乎淳樸。而世之行禮者，不務由衷之性，唯務形外之飾，敬愛不足，幣帛有餘，非達觀所存，誠為愚者之首。故云而愚之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疏：大丈夫者，有道之君子，即前上德之君也。道德無為，謂之厚實，禮義有為，謂之薄華。言聖人先道德之化，故云處厚處實，後禮義之教，故云不居華薄。

故去彼取此。

疏：彼謂禮義也，此謂道德也，聖人去禮義之浮華，取道德之厚實，故云去彼取此。確論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有彼此，而去取耶？設教引凡論之爾。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前章明上德下禮，淳漓不同，故舉丈夫去取之行，示物向方。此章明物得道用而成，履道則存，矜之則喪。故叙侯王謙卑之德，以為誠首。

昔之得一者，

疏：昔，往古也。一者，沖和之氣也，稱為一者，以其與物合同，古今不二，是謂之一。故《易口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明道氣在陰與陰合一，在陽與陽合一爾。言昔得者，將明原始要終，抑末歸本。故引昔得以證今得文，得一之數，略於下。

天得一以清，

疏：氣象之大者，莫大乎乾元，故先標之為得一之首。純陽之氣由得一，故能穹窿廣覆，資始萬物爾。

地得一以寧，

疏：形質之大者，莫大乎坤儀，純陰之質，由得一故，故能磐磚厚載，資生萬物爾。

神得一以靈，

疏：神者，妙萬物以為言，由得一故，故能通變無方，不可形詰爾。

谷得一以盈

疏：水注川為溪，注溪為谷，言谷得一，故能泉源流潤，盈滿不竭爾。

萬物得一以生，

疏：物者，通該動植有識無情，總謂之物，得沖氣故，故能生成運動而不歇滅。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疏：侯王，人主也，侯者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主，言侯王得一，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而為天下正平也。本或作貞字者，貞即正也。

其致之。

疏：此總釋前義而生後文。致，得也，言天之清澄，地之寧靜，神之靈變，谷之盈滿，物之生成，侯王之正平者，何以致其然耶？皆得道之妙用爾。此明得道之為益。下文明失道之為損爾。

天無以清將恐裂，

疏：無以者，致誠之辭也。以，用也。夫矜存者喪，執得者失，言天得道

用以致清浮，若不守道沖和，而但矜用其清，將恐至於破裂不成象也。

地無以寧將恐發，

疏：言地得道用，而致寧靜，當須忘其寧靜，若矜用其寧，將恐至於發泄不成形也。

神無以靈將恐歇，

疏：言神得道用，而能靈變無方，當須忘其精靈，若矜用其靈，將恐至於歇絕，不能妙用也。

谷無以盈將恐竭，

疏：言谷得道用，而能虛受，當須盈滿，若矜用盈滿，將恐至於枯竭，不能流潤也。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疏：言萬物得道用，而能生成，當須忘其生，若矜而有之，將恐至於死滅，不為生靈也。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疏：蹶，顛僕也。侯王得道之用，而能為天下之主，當須忘其尊崇，謙以自牧，若矜其尊貴，將恐至於顛僕，不能正定天下也。注云聖教垂代本為生靈。雖遠舉天地之清寧，而會歸侯王守雌用道也。書云天生萬物，唯人為靈，元后作人父母，是知聖教所屬在乎一人，雖始誠天地，使忘清寧之功，終誠侯王，無矜化育之德。用謙之道，具如下文。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疏：貴高斥侯王，賤下謂黎庶，言侯王因黎庶而得貴，是知賤下為貴高之本基也。書曰人唯邦本，本固則邦寧，人君務謙聚人，可謂固邦之本。注云令樂其愷悌三化者，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愷，樂也。悌，易也。言君子有樂易之德，愛養於人，故百姓思之，如子之於母也。若為德反是，則人離散矣。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疏：是以，結前義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者，左氏春秋云，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國是也。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是也。又按，禮無父稱孤，無夫曰寡，穀，善也，不穀，猶不善也。凡此三名，人之所鄙，而侯王以為稱首者，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也。此其以賤為本邪者，言若此豈非以賤為本。非乎者，假問之辭，答云實是以賤為本爾。

故致數輿無輿。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前明侯王因賤得貴，貴無定相，其理難明，故借數輿以比之。極輿之數，竟無輿名，乃是輪轅假合，為輿之名。本以喻侯王

，數，侯王之貴，竟無貴名，乃是錢下，假借為侯王之貴本。輪轅為輿本，當存本則有輿，亡本則無輿。賤為貴本，當存本則有位，亡本則無位。言此者欲戒侯王愛養下人，不棄惇獨爾。

不欲碌碌如玉，硌硌如石。

疏：夫玉貴而石賤，如玉者自貴也，如石者自謙一也。侯王既以錢為本，故不欲碌碌如玉而自尊貴，當須硌硌如石，以守謙卑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前章明天地得一，以戒矜執之弊。此章明權實兩行，將申反經之義。不矜則全夫貴本，合義則方可與權，欲令深悟道無，所以再明沖用也。

反者道之動，

疏：反以反俗為義，動是變動之名，謂權道也。言眾生矜執其生，而失於道，故聖人變動設權，令反俗順道爾。注云反經合義者，經，常也，義，宜也。今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有以無為用，初則乖反常情，而後合順於道，故謂此為道之運動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道反常而難曉，故舉棠棣之喻，言其華先反而後合，以喻權道先逆而後順爾。

弱者道之用。

疏：此明實道也，言人皆賤弱而貴強，是知強梁雄躁者，是俗之用也。道以柔和而勝剛，是知柔弱雌靜者，是道之常用，故云弱者道之用爾。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疏：言天下有形之物，莫不以形相禪，故云生於有，窮其有體，必資於無，故列子曰形動不能生形而生影，無動不能生無而生有，故曰虛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言此者歡令眾生窮源識本而悟道爾。有無既爾，權實亦然，故注云實之於權，猶無之生有也。又云至道沖寂，離於名稱，謂諸法性空，不相因待者，言道至極之體，沖虛凝寂，非權亦復非實，何可稱名？諸法實性理中，不有亦復不無，事絕因待，所言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者，皆是約代法而言爾。若知數輿無輿，即知數諸法無諸法，豈有權實而可言相生乎？悟斯理者，可謂了出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五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六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前章明權實兩門，是道之動用。此章明明道若昧，唯上士勤行。初明三士聞道，信毀不同。次建言下，明道德之行門。後夫唯下，結善貸之功用爾。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疏：上智之士，深識洞鑒，聞道權則微明，實則柔弱，聞斯行諸，皆不懈

怠，故云勤而行之爾。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疏：中庸之士，明昧未明，聞說妙道，或信或否，謂明則若存而信奉，謂昧則若亡而疑惑，未果決志，故曰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疏：下士識不及理，聞道不信，謂為虛誕，則嗤笑之，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和璞見遺於楚國，故《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

不笑不足以為道。

疏：至道幽玄，深不可識，明而若昧，理反常情，下士蒙愚，所以致笑。若不為下士所笑，未曰精微，乃是淺俗之法，不足以為道。非代間法，故為凡愚所笑，是以為妙道也。

建言有之，

疏：建，立也。將立言以釋上士勤行之道，中士存亡之致，下士大笑之由。有之者，指下明道等爾。

明道若昧，

疏：明，照了也。昧，昏暗也。謂道德行人以昧養明，遺形去智，而實明了，故云若昧。言上士勤行，於明若昧，下士不達，是以笑之。中士初聞明道，故若存，後聞如昧，故若亡爾。

進道若退，

疏：進道之人，內心不起，外事都忘，功名日損，大成若缺，下士觀之，如似退敗之爾。

夷道若類。

疏：夷，平也。類，絲之不勻者。夫識心清靜，塵欲不生，坦然平易，與物無際，而外若絲之有類節也。

上德若谷。

疏：言勤行之士謂之上德，德用光備，光備則無不含容，故云若谷爾。

大白若辱。

疏：白，純淨也。辱，塵垢也。得純淨之道者，晦迹同塵，故稱若辱，而實純白，獨全備爾。

廣德若不足。

疏：言至人德無不被，廣也。守柔用謙，故常若不足也。《史記》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若愚不足。

建德若偷。

疏：建，立也。偷，盜也。建立陰德之人，潛修密行，如被盜竊，常畏人

知，故曰若偷。

質真若渝。

疏：真，淳一也。渝，變改也。言道德行人，其德淳一而無假飾，若可渝變，與物同波而和光也。

大方無隅。

疏：方，正也。隅，角也。夫砥礪名節，以作廉隅，此為求教之人，非曰大方之士。磨而不磷，在涅而不淄，大方也。而能和光同塵，不自殊異，無隅也。故曰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

疏：備物之用曰器，器以晚成，故能成大，是以上士勤行，積功而證，得之於漸，非一朝一夕，故曰晚成。

大音希聲。

疏：夫道能應眾音，大音也。聽之無聲，希聲也。以況聖人開演一乘，則法音廣被，待感而應，故曰希聲。

大象無形。

疏：夫涉形器者，則滯於一方矣，唯大象之道，本無形質，隨感而應，能狀眾形，故曰大象無形爾。

道隱無名。

疏：因其通生則強謂之道，忘其功用，則隱無名氏。欲明名以銘體，而妙本無象，則體不可名，故曰道隱無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

疏：此結道之功用夫，嘆也。唯，獨也。貸，施與也。嘆羨此道雖復無名無氏，無形無聲，獨能布氣施化，貸施萬物，且成之熟之，故曰善貸且成爾。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前章明三士所聞之道，能生萬物。此章明萬物生化之由，必資三氣。初明沖氣柔弱，令萬物抱以為和。次云孤寡不穀，戒王公以謙自處。結以強梁不得其死，示其修學之元爾。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疏：道者虛極之神宗，一者沖和之精氣，生者動出也。言道動出和氣，以生於物，然應化之理由自未足，更生陽氣，積陽氣以就一，故謂之二也。純陽又不能更生陰氣，積陰就二，故謂之三。生萬物者，陰陽交泰，沖和化醇，則遍生庶彙也。此明應道善貸生成之義爾。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疏：言物之生也，既因陰陽和氣而得成全，當須負荷陰氣，懷抱陽氣，愛

養沖氣，以為柔和，故廣成子告黃帝曰，我守其一以抱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知元氣沖和，群生所賴。老君舉此者，明人既稟和氣以生，則氣為生本，人當因柔和，守雌弱，以存本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疏：沖氣柔弱，為生之本，故舉王公謙卑以敦其本。孤寡不穀，不善之名，非尊崇之稱，人所惡之，而王公以為名者，謙之志也。王公為風化之主，存亡所繫，天下具瞻，若不崇尚謙柔，以安社稷，則物所不歸。故謙柔為本，以致巍巍之功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疏：故者，仍上之辭也。損，貶毀也。言王公稱孤寡以自毀損，則為百姓樂推，尊敬而事之，而致益也。或益之而損者，若王公貴寵其身，居上而驕，則下人離散而致損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斯之謂也。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

疏：人謂人君，為政教之首，一國之風，繫乎一人而化。故老君唱言曰，人君欲行言教以化人者，當須用我沖虛柔弱之義以教之爾。

強梁者不得其死。

疏：強梁謂剛暴屈強之人也。剛暴之人，失養生之要，又自失其天命，不得壽終而死。嚴仙人曰，強秦以專制而滅，大漢以和順而昌。強梁失道，剛武者失神，生主已退，安得長存？注云動與物亢，物或擊之。亢，敵也，物擊之者，易益卦上九爻辭云，莫益之，或擊之爾。

吾將以為教父。

疏：父，本也。此句結修學之元，老君舉強梁者亡以之為戒，柔弱者全以之為勸。以為教父者，父為子本，言吾將此柔弱之教為眾教之本，如子之父，故云教父爾。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前章明眾生背道強梁，所以不得其死。此章示人正性柔弱，修之則與道合。同文殊途，以發明理會，歸而齊致。首標舉道性柔弱之本，人儻有得，失之成堅強之過。後吾是以下，明無為之道，廣有利益，眾教莫能先。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疏：夫人之正性，本自澄清，和氣在躬，為至柔也。若馳騁情欲，染著代塵，為聲色所誘，則正性離散，為至堅也。

無有入無間。

疏：無有者，謂人了悟諸法，一無所有，則返歸正性，與道合同，入無間矣。無間，道也。入謂與道同也。以道為無間者，明道性清靜，混然無際，而

無間隙爾。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疏：吾者，老君自稱也。此章亦通誡人君以無為化理天下，故老君云：吾見眾生正性柔弱，及乎馳騁奔競，則至堅強。若使照了心境，則一無所有，即合道矣。是知清靜無為理身理國，有益於人也。以法推之，有為之教，不及無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疏：至道無言，物之以生。聖人無為，化之以清。即不待立言，然後成教。天下希及之者，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又云自非體道之君，莫之能及，故曰希之爾。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前章明正性柔弱，馳騁所以至堅。此章明名貨親疏，愛藏所以為患。初三句，標問得亡孰病。次兩句，詳答致患之由。後知足下，結勸令守分，則可長久爾。、

名與身孰親？

疏：此以名較量身也。孰，誰也。詳問云：夫以矜徇功名，保養身命，兩者既異，誰可與全真保年之道為親乎？傷代人不能忘名以存身爾。

身與貨孰多？

疏：多者可貴重之意也。言身與貨兩者既別，誰可多貴邪？云此者欲令悟身為多，不貴於貨可也。注云擲玉毀珠者，《莊子》外篇之辭爾。

得與亡孰病？

疏：此總問上二句得名貨與亡名貨，誰為病也？得名貨則亡身，存身則亡名貨，歷然殊致，為病可知。而迷倒之徒，莫之先覺，故後文詳答之爾。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疏：此二句總答前問。甚愛又大費者，此答名與身孰親。費猶損也，親猶愛也。甚愛名者，矯企情性，損費心神，所愛既甚，所費彌大矣。多藏祕厚亡者，此答身與貨孰多。藏貨既多，其亡亦厚，劍玉賈害，譬諸懷璧，詩書發塚，祇為含珠，唯貨之損，可為殷鑒矣。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疏：辱，損累也；殆，危亡也。夫不邇聲名，知足也。不殖財貨，知止也。知足故名當其實而無過分之累。知止故貨不多藏，而無貪求之害。既不辱不珍，乃可長存而久壽爾。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前章明身貨孰親，愛藏所以為患。此章明戒盈若缺，其用所以不窮。次初

七句，標立行之楷模。次兩句，明靜躁之優劣。後清淨下，結釋清淨則可為天下正爾。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疏：凡曰學人，功行大成，眾德圓備，常自虛忘，有如玷缺，如是則材用不窮也。道德大成之君，亦復如是，等天地生育之功，齊日月照臨之德，所成理大，故曰大成。然不恃其成，有如虧缺，以斯為用，用則無窮。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疏：沖，虛也。窮，匱也。此明聖人祿位充盈，恭儉自牧，不為盈滿，故若沖虛。所謂有若無，實若虛，故其運用而無窮匱。

大直若屈，

疏：直，正也。屈，曲也。前四句兼明體用，此下三句但出其體，不書其用。略文以見義，類可知也。夫潔己而垢人，舉直而措枉，小直也。不執是以辯非，不正己而矯物，大直也。曲隨物宜，故云若屈也。注云直而不肆，上卷道經之文也。

大巧若拙，

疏：矜粉繪之工，騁鈎繩之妙，小巧也。因村致用，任物成功，不失其宜，大巧也。無所裁割，不見其功，似若樸拙爾。莊子稱造化刻雕眾形，而不為巧也。

大辯若訥。

疏：合譬飾辭，結繩竄句，小辯也。行不言之教，辯雕萬物，窮理盡性，大辯也。至言去言，無所抑揚，如謇訥。

躁勝寒，靜勝熱。

疏：此舉喻以示教也。以執成者必敗，持滿者必傾，故聖人功濟天下，不見成功，其如缺，所以無弊。位尊萬乘，不視成位，其若沖，所以不窮也。恐人不曉，故寄陽氣動靜以喻之。躁，動也。勝，極也。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萬物因之以生，陽氣動極則寒，寒則萬物由之以衰死，明躁為死本，盛為衰源，喻功成不缺者又敗，持盈不沖者必傾，有為剛躁者必死。靜勝熱者，謂秋冬陽炁靜於黃泉之下，靜極則熱，熱則和氣發生也。萬物因之以生，生託靜而起，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君。取喻大成大滿，由能缺能沖，所以無弊無窮，而致生爾。夫能無為清靜者，則趣生之本。此勸人當務靜以祈生，不當輕躁而赴死爾。

清靜為天下正。

疏：此結明前義也。夫聖人有以觀神陽炁之進退，知躁為趣死之源，靜為發生之本，理人事，育群生，持本以統末，務清淨之道，則可以為天下之正爾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前章明五大之行，用廣修學之門。此章明三大之愆，以彰可欲之弊。初標有道無道之損益，次明為罪為咎之所由，後結知足之為德，以戒貪求之生患爾。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疏：却，屏去也。糞謂理田也。天下有道，謂以道為理，無為化行，守在四夷，疆場無事，不必多貪土地，以困黎元。所以屏却兵革走馬之事，人得倣載南畝以糞理田園也。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疏：郊者，交也，謂二國郊境之際拒守之地也。天下無用道之君，則荒塞有不賓之虜，故兵戎軍馬生育於郊境之上，謂久而不還。

罪莫大於可欲，

疏：犯法為罪，貪求為欲，言戎馬生郊之罪，由人君貪求土地，見土地可欲，欲心興動，將起貪求，此罪之大者，故云罪莫大於可欲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疏：禍，害也，神不祐也，夫亡敗之禍緣何而來？由貪土地，求而無厭，不知止足，致神道不祐，而嬰禍害。人之有過，過非一途，貪之為禍，禍之大爾。

咎莫大於欲得。

疏：咎，殃咎也。夫貪冒之雄，欲心增侈，得之不已，而又求之，非道得之，則不旋踵自招殃咎，不亦宜乎？可欲，謂欲而未得，初起貪心，罪輕於禍，不知足者，得而更須，禍重於罪。莫甚於欲得者，謂求之已得，欲心尚無厭足，則咎之為過，斯又甚於禍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疏：此結有道之君也。言有道之君，無欲廣大，不貪土地，固於本分而知足，則為天下樂推，身安國理，此知足之足，乃至於讓而常足矣。注云物足者非知足，心足者乃知足，知足者謂足在於心，不在於物，循涯守分，雖少而多，有欲無厭，雖多亦少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前章明天下有道，欲令知足常足。此章明教不出戶，示以不為而成。初兩句標不出則能知，次兩句明人和則天下順，又兩句示彌出之

為失，後四句結無為而化成爾。

不出戶，知天下。

疏：有道聖君，無為而理，言教不出於戶外，淳風自洽於寰區，此可謂知理天下之道爾。又解曰：人君善教天下，應之以善，則不煩出戶而天下可知，故《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此之謂也。

不窺牖，見天道。

疏：人天相應，精氣交通，人君為政以德，則象緯以之不迷，威侮五行，則陰陽由其舛候。故《書》曰：休徵則肅時雨若，咎徵則蒙恒風若是知行發於己，象著於天，豈俟窺牖然後見也？《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矣。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疏：此明失道之君也，不能處無為而恭己，將欲申教令以化人，令出彌遠，既失無為，所知政理，更為寡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疏：此覆釋不出戶而知天下也。無事無為，教令不出故云不行。近取諸身，遂知來物，故我無為而人自化，豈待言教出戶，然後謂之知乎？

不見而名，

疏：此覆釋不窺牖見天道也。夫鶴鳴即子和行，感而天動，原小可以知大，審己可以知物，元吉所召，在乎其人，則太平之化可得而言爾，何必窺見然後名乎？故云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疏：此總結不出不窺之義也。夫以上有所為，下必有擾，今聖人凝神端宸，玄默廟堂，君無為，人無事，百姓家給，萬化自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前章明不出不窺，可以知政理之道。此章明為學為道，則至乎無為之事。首兩句，示進修忘遣之漸。次三句，明損有歸無之益。後四句，結成其意，戒有事不足以化人矣。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疏：為，修為也。損，忘損也。言初修學者，日求見聞以為益，因益為道，則忘遣功行以為損，所以者何？夫為學者，莫不初則因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言，遺功而去執。故注云益見聞為修道之漸，蓋言其初也。損功行為悟道之門，蓋言其終矣。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疏：損之者，謂損為道者之功行也。又損之者，謂除忘功行之心也。斯乃前損忘迹，後損忘心，心迹俱忘，可謂造極，則以至於無為矣。

無為而無不為。

疏：夫有為則有礙，有礙則有所不為，今既無為，無為則無礙，故能無所

不為也。以謂契道，則應用而周普也，故上卷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取天下，常以無事。

疏：此勸人君行無為也。取猶攝化也，攝化天下，必須為無為，事無事，無事則下人不擾，無為則百姓自安，以斯臨往，于何不可？所言常者，無為御物，不可斯須離也。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疏：夫有事謂政令煩苛，禁網凝密，令苛則人擾，網密則刑煩，百姓不安，四方離散，欲求攝化，不亦難乎？故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矣。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六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前章明為道日損，示修學忘遣之門。此章明聖人無心，表虛懷應物之用。初六句，標聖人無心而應物。次兩句，示聖人混迹而用心。後兩句，結百姓歸善之由，明聖人均養之德爾。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疏：聖人虛忘，物感斯應，應必緣感，感既不一，故應無常心。心雖無常，義存慈救，百姓有不信不善之心，故混同用心，而以化導，故云無常心矣。

善者吾善之，

疏：此應感之義也。吾者，聖人也。善者迴向正道之心，聖人獎之以進修，以果其行，使至夫忘，善之大善爾。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疏：不善者，謂習染增迷，信邪背道，聖人亦以善道而引汲之。德善者，令化聖德而為善爾。

信者吾信之，

疏：信謂聞道勤行，心無疑執，聖人應之以至誠，贊成其善，以至於深信爾。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疏：不信謂強梁背教之人，聖人亦以平等正信而化導之，令化聖人之德，捨偽而歸信也。故云德信爾。

聖人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

疏：此明聖人混迹用心也。惻惻，憂勤也。聖人在宥天下，統御寰區，懼眾生不歸善信，故惻惻者皆為天下，百姓未能信善，故聖人混同於物，而用其心也，故云天下渾其心爾。

百姓皆注其耳目，

疏：百姓被聖德而歸善，即淳化而觀風，故皆傾注耳目以觀聽，取則於聖人爾。

聖人皆孩之。

疏：百姓既傾注耳目觀聽聖人，聖人觀慈母之於赤子，故云皆孩之。又解云：百姓有分別之心，聖人化使一從善，令如嬰兒，無所分別爾。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前章明聖人無心，混心應善信之行。此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起患累之門。前五句，標安時處順之人。次五句，明深變求化之類。後八句，結善攝之行，以示長生久視之門。

出生入死。

疏：了悟生死，不厚其生，名為出生。迷執人我，動之死地，名為入死，此標章門也。

生之徒十有三，

疏：徒者，類也。此汎論眾生能安生理，不自矜貴，適來為時，一無封執，如此之者，大汎而論，十中有三人爾。此謂順理者少，而逆理者多也。

死之徒十有三。

疏：此亦汎論安死之道，不拒變化，適去為順，一無驚怛，如此之者，亦十中有三人爾。

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疏：此釋迷執之人，養生失理之徒也。言人雖欲修生，不能了悟，動往喪生之地，安生之理既失，順死之道又乖，如此之輩，亦十中有三人爾。

夫何故？

疏：此設問眾生動之死地之由。

以其生生之厚。

疏：此正答言：眾生動之死地者，以其耽滯有為，溺情縱欲，厚自奉養，以全其生，養之太厚，故動之死地爾。

蓋聞善攝生者，

疏：攝，衛也，謂善能以道衛生之人，妙觀生本，本來清靜，於生忘生，不以情欲而滑其和，唯以沖虛而養其性，物莫能害，故稱善攝。

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疏：不期而會曰遇，按《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善攝生之人，不起心害物，所以陸行不遇於兕虎，入軍不被於甲兵，故虎兕甲兵亦無傷害之意爾。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疏：前明善攝生之人，內無害心，所以外不遇兇虎，今明設於逢遇此，無傷害之心，自然彼無容措之處，是知忘情於物者，則海上之鷗可馴而狎，陸行之獸可繫而游，況傷害乎？故無是也。

夫何故？

疏：此問虎兇兵刃是害人之物，今不投措其爪角，無所容其兵刃者，其故何也？假問其故，以曉於人爾。

以其無死地。

疏：此正答也。夫見有其身者累，生生之厚者死。今善攝生之人，照法性空，悟身相假，故能於生忘生，不為厚養之過，無私順化，故無死地可處爾。既心無死地，夫何虎兇兵刃能害之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前章明出生入死，善攝超患累之門。此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首標妙本應感生成之美。次明萬物尊貴道德之由。故道生之，復贊生畜之功。生而不有下，結嘆忘功之德。

道生之，德畜之。

疏：道生之者，言自然沖和之炁，陶冶萬物，物得以生，故云道生之。注云妙本動用降和炁者，妙本，道也，至道降炁，為物根本，故稱妙本。德畜之者，德，得也，畜，養也。謂萬物得道用，而能畜養斯形，則約茲畜養之處，而受德名，故云德畜之。

物形之，勢成之。

疏：道生德畜，品物流形，故云物形之。注云乾知坤作兆形位者，《易口繫》云：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為形，上下為位，斯皆道功，寄乾坤以為用也。勢成者，言道為萬物作天時地利，陰陽之勢，而物資之以成，故云勢成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疏：以道德為生畜之功，故凡厥懷生，莫不尊尚於道，敬重於德，此勸示眾生，令敦本而崇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疏：夫代之尊榮者，必由人君爵命然後為尊，今道之所以尊，德之所以貴，蓋以生成之功被物，故物尊貴之，非假爵命而常自然尊貴爾。

故道生之，德畜之。

疏：此覆結初章道生之義也。始之為生，養之為畜。

長之育之，

疏：增進曰長，撫字曰育。

成之熟之，

疏：輔相曰成，成遂曰熟。

養之覆之。

疏：資給曰養，蔭庇曰覆。八者皆道德功用之謂，所以萬物尊而貴之。

生而不有，

疏：道生萬物，不見其有生之可名，忘生之義，結上道生之義也。

為而不恃，

疏：德之為養，不見有物之可為，不恃其功，結上德畜之之義也。

長而不宰。

疏：以道德忘生育之功，故雖居萬物之長，長育成熟，不為主宰，責望於物，言此者欲令人君法道生育，而忘其功爾。

是謂玄德。

疏：此嘆忘功之德也。玄者深遠不測之名，大道雖能生能畜，而終不恃不宰，德施周普而名進不彰，豈非深遠不測之德乎？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前章明道生德畜，不宰有自然之貴。此章明守母存子，歸明無遺身之殃。首標七句，能生之本勸，令知子守母。次六句，示絕欲之戒，塞兌閉門。後六句，嘆美修證之功，結成襲常之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疏：資炁曰始，資生曰母，言道德以冲和妙炁，生成萬物，物得以生，如母之生子，故云以為天下母。如母雖殊於道炁，布化常一，故上經云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言此者，欲令人知源識本，守母而存子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疏：言人既得冲和之炁，茂養為母，當知其身是冲炁之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疏：言人既知身是道炁之子，從冲炁而生也，當守道清淨，不染妄塵，愛炁養神，使不離散，人從道生，望道為本，今卻歸道守母，故云復守爾。歿身不殆者，言人能常無欲以歸道，則可以終竟天年，而無危殆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疏：此明絕欲守母之行也，兌，悅也，謂耳目愛悅聲色，鼻口愛悅香味，六根各有所悅。門以出入為義，言諸根色塵之所由也。若塞其愛悅之視聽，則禍患之門閉矣。禍患之門閉，則終身無有勤勞也。故云終身不勤。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疏：此明失道之行也。開其視聽之門，濟其愛悅之事，則禍益患增，故終

身不能救理也。

見小曰明，

疏：此示防患之源也。惡兆將興，細微必察，故憂悔吝之時，存乎纖介，令守母之人，防萌杜漸，理之未亂，能知此者，可謂之明。

守柔曰強。

疏：守柔弱之行，處不競之地，人不能加，同道之用，能如此者，可謂之強。

用其光，復歸其明。

疏：光者外照而常動，明者內照而常靜，由見小守柔，則為明。為強不矜，明而用強，故雖用光外照，還歸內明，此轉釋見小守柔之義，使息外歸內，故曰復歸其明也。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疏：遺，與也。殃，咎也。言用光照物，於物無著，還守內明，不自矜耀，守母存子，返照本源，自無殃咎。是謂襲常者，密用曰襲，人能察微遠害，守柔含明，如是等行者，是謂知子守母，密用真常之道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前章明守母存子，欲歸明無遺身殃。此章明介然用知，則行道有唯施之畏。初三句，明有知則乖道。次兩句，示道正而人邪。又七句，明有知之生弊。後兩句，嘆盜夸之非道，而以為戒爾。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疏：使我者，老君假設之辭也。介然謂耿介然，有知之貌。夫道非知法而伐人，欲以有知行道，故老君患其蔽蒙，唱言之曰：使我介然矜其有知，欲行無為大道於天下者，有知則與道相乖，而失無為清靜之化，唯所施為，將害於物，甚可畏懼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疏：夷，平也。徑，邪捷之道。言大道坦然平易，而人好從邪徑，且大道之化，貴夫無為無事，則平易，而代之從事，不能息智於無欲，將役心應務，始雖好徑而求捷，終則失道而焚和，故云人甚好徑。

朝甚除，

疏：除，理也。言好徑之君不尚無為之化，但以有為為理，雖云甚除，有為則傷巧詐，故云尚賢矜智，則生巧偽。又解云：朝廷修理峻宇雕牆，故云甚除。

田甚蕪，

疏：草長曰蕪，淫巧浮食，則農事荒蕪，既闕嘉生之報，何望如坻之積？

倉甚虛。

疏：年登則稟實，農廢則倉虛，自然之理也。

服文彩，

疏：青赤為文，色絲為彩，言賤質而貴文也。

帶利劍，

疏：利劍者，武備也，夫文德者，理國之器用也，武功者，文德之輔助，而文為本，武為末，今若專事武功，是棄本而崇末也。

厭飲食，

疏：厭，飲食也。是庖廚之豐厚，厭飫芳鮮，上多玉食之資，則下有凍餒之患矣。

財貨有餘。

疏：財貨謂錢帛珠玉之流也。多藏厚斂，有餘也，末學不貪為寶，但欲多財累愚爾。

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疏：非理而取為盜，矜其所有為夸，且頭會箕斂，取於不足，縱慾而費，奉其有餘，傲然自得，以為夸尚，謂之為盜，不亦宜乎！所為如此，則非吾欲行之道矣。也哉者，傷嘆之辭。

善建章第五十四

前章明好徑之君，若盜夸而非道。此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首標以道立國，修身之益。次故以身下，明觀身觀家之法。後吾何以下，結嘆慧照所知之驗云。

善建者不拔，

疏：建，立也，不拔，謂不傾拔也。言人君善能以道建邦立本者，因百姓之不為，任兆人之自化，然後陶以淳樸，樹之風聲，使儀形作孚，樂推而不厭，則功業深固，萬方歸德，斯所謂善建者，何可傾拔乎？

善抱者不脫。

疏：抱，守也。脫，離也。善以道懷抱百姓者，動而悅隨，何可脫離也。且夫樂餌所在，過客猶止，況夫道德者，進於此乎？以之御物，為物所歸，固其宜也。

子孫祭祀不輟。

疏：祭，薦也。繼世曰祀，謂後代子孫薦禮於祖宗也。輟，止也。注云：言善世以道德，匡抱之君功施於後，愛其甘棠，況其子孫乎。而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故周之興也，始於后稷，成於文武。周之祭也，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故雖卜代三十，卜年七百，毀廟之主流溢於外，而后稷、文王郊宗之祀不

輟止也。

修之於身，其得乃真。

疏：此下明少修少證，多學多得，故修之身，謂一身修，修之家，謂一家修，始於一身，終於天下，例可知也。言善立之人，照了真性，真性清靜，無諸偽雜，偽雜既盡，德乃真純。

修之於家，其德有餘。

疏：修道於家，上和下睦，移修身於家，故其德有餘福也。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疏：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鄉。言一鄉修道，禮義興行，尊卑有序，閭閻相比，不黨於親，一家修道，德猶未廣，一鄉盡修，德乃長久。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疏：修道於國，俗易風移，還淳反樸，不偏於所近，一鄉修道，猶未為遍，一國盡修，乃豐厚。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疏：普，遍也。夫百姓歸厚，在君之化，修之廟堂，德流海外者，蓋內正其身，不言而化，不教而理，下之應上，如響應聲，德無不周，乃為普也。

故以身觀身，

疏：觀者，照察也。注云以修身之法觀身，能清靜者，謂觀身實相，本來清靜，不染塵雜，除諸有見，有見既遣，知空亦空，頓捨二偏，迴契中道，可謂清靜而契真矣。

以家觀家，

疏：以修家之法觀家，家人和穆，則福善有餘。

以鄉觀鄉，

疏：用此修鄉之法觀鄉，鄉人盡修其道，尊卑順序，道化漸廣，德乃延長也。

以國觀國，

疏：以修國之法觀國，國人盡修，勤而且儉，德乃豐盈也。

以天下觀天下。

疏：夫以天下觀天下者，復何所觀哉？亦但觀身爾。人君清靜，無為道化，善建善抱，自然百姓胥附，國祚人安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此假設之辭也。老君言我何以知天下善建則不拔，善抱則不脫，福德弘益之然乎？蓋以此觀身等觀而觀之，自我刑範，由內及外，則知之爾。《易

》曰：觀我生，觀其生，將欲自觀而觀人也。

含德章第五十五

前章明善建之主，享不拔而長存。此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首五句，標含德所以不搏。次骨弱下五句，明全和所以不嗟。知和則明了，使氣則強梁。物壯下，申勸強梁之人，欲令不為是行。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疏：含，懷也。言至人含懷道德之深厚者，內為道德之所保，外為神明之所護，比若慈母於赤子也。此理難曉，故借喻以明之。故寄赤子之生和，以況至人之全德，赤子嬰兒之小者，取其內無分別，不生害物之心爾。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疏：此釋至人之全德也。毒蟲蜂蔓之屬，猛獸虎兇之屬，攫鳥鷹鷂之屬，螫謂以尾端行毒。據，按也，謂以足據按物也。搏，持也，謂以爪搏持物也。言至人德全於內，和氣沖盈，心冥乎道，故有毒蟲不能螫，猛毅之獸不能據，驚攫之鳥不能搏，蓋以其至順德厚之所攻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疏：此下明赤子全和也。赤子筋骨柔弱，持握不當牢固，令拳手執物能自固者，豈非和氣不散之所致也？

未知牝牡之合而竣作，精之至。

疏：雌曰牝，雄曰牡，竣者氣命之源也。言赤子心無情欲，未辨陰陽之配合，而含氣之源動作者，豈不由精氣純粹之所致乎？

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

疏：嗟，聲嘶破也。赤子竟日啼號而聲不嘶破者，豈不由和氣至純之所致乎？

知和曰常，

疏：此結赤子以和氣至純而聲不破，因之以及教，言人能如嬰兒，知和柔之理，修而不失者，是謂知真常之行也。

知常曰明。

疏：人能知真常之行，而保精愛氣者，是曰明達。了悟之人知和知常，嘆同德之美，後益生使氣，舉失道之過。

益生曰祥，

疏：祥者，吉凶之兆，言人不能全和於知常，而營生於分外，殊不知分外求益，然於滋多，則求益生過分，是凶祥也。故《莊子》云，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心使氣曰強。

疏：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故任氣則柔弱，使心則強梁，今失道益生之人，役心使氣，氣為心使，是曰強梁，故《莊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此明強梁失道之過。壯者，剛毅也。老者，衰憊也。夫物盛必衰，壯極則老，夫用心使氣，矜其強壯者，自致衰老，謂之不道，道貴柔弱，今恃強壯，既與道不同，故勸令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前章明含德之人，獨知和而不害。此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首兩句，示理暢而言忘。次七句，明靜塵而不染。是謂下，明不染者與玄同德。故不可下，明同德則不可毀譽。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疏：知者，了悟也。言者辯說也。夫至理精微，玄宗隱奧，雖假言以詮理，終理契而言忘。故了悟者得理而忘言，辯說者滯言而不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兌，閉其門。

疏：且如天下有始章所釋，彼則約道清靜，以塞六根愛說，此則因教辨忘，將息滯言之累。於言無執，故云塞其兌，不為榮辱之主，可謂閉其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疏：此四句已出上經道沖章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上下兩經，互舉其文者，以其於濟物修身之義有功，故望言之。

是謂玄同。

疏：嘆夫體道之人既已不滯言教，又能和光混迹，行符於道，是謂與玄同德。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疏：言玄同之人，心無偏私，不可得親而狎之，和光順物，不可得疏而遠之。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恬淡無欲，不可得從而利之，處不競之地，故不可得犯而害之。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疏：體道自然，非爵祿所得貴也，超然絕累，非凡俗所得賤也。

故為天下貴。

疏：玄同之士，悟理忘言，塞兌閉門，根塵無染，銳紛既解，光塵亦同，其行如此，故為天下之所尊貴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七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前章明悟道之士，能了言而無執。此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三句標門以示義，次十句，設問以明理。後五句，示無事可以取天下。

以政理國，

疏：此上三句並標宗也。以，用也，政，教也。有為之君矜用政教，而欲為治，不能無為，任物自化，欲求致理，未之前聞也。

以奇用兵，

疏：奇，變詐也。不祥之器，君子惡之，況加變詐之名，而無節制之用，是以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奇變之兵，非制勝之道也。

以無事取天下。

疏：此亦標也。有道之君，無為而理，夫無為則無事，無事則不煩，不煩則百姓自化，而天下太平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疏：吾何以知，發問也。其然，猶如是也。以此，答也。老君詳問，我何以知取天下必須無事無為，以下文云天下多忌諱，則人彌貧，我無為則人自化，驗可知爾。

天下多己心諱，而民彌貧。

疏：此覆釋以政理國也。為天下之主，不能敦清靜以化人，崇簡易以臨物，政煩網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避諱無暇，動失生業，日就困窮，所以彌貧。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疏：此釋上以奇用兵也。利器者，權謀也。夫權道在乎適時，不得已而方用，人君若多用權謀，不能反實，下必應之以譎詐，故云滋益昏亂也。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疏：伎，能也。巧，工巧也。奇物謂刻鏤雕琢寶貨珍玩之屬，言人君不尚純樸而好浮華，則百姓效上而為奢泰，馳競淫飾，日以繁多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疏：法，刑法也。令，教令也。君上不能寡欲以御人，而欲彰法令以齊物，人既苟免而無恥，吏則竊盜而為奸，上下相蒙，故令盜賊多有也。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此釋無事以取天下也。我謂聖人也，夫聖人之德，不尚伎巧，體道之主，所貴無為，無為之為，無所禁忌，下化上之無為，故云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疏：上無賦斂，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民足，故云而民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

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好安靜，無以動搖，及下被君德，率性而自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疏：人君誠能內守沖和，外無營欲，則下之感化自淳樸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前章明以政之君，失無為之自化。此章明以政必敗，示禍福之所由。初標二政，寬急不同。次明禍福二門，倚伏無準。人之迷下，嘆眾生之迷執。是以聖人下，舉聖德以勸修。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疏：悶悶，無心寬裕也。淳淳，質樸敦厚也。言無為之君，政教寬大，任物自成，既無苛暴，故其俗淳淳而質樸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疏：察察，有為嚴極。缺缺，凋弊離散也。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凋弊而離散矣。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疏：禍兮福所倚者，前言悶悶之政，俗以為惡，而人反淳淳質樸敦厚，豈非福因禍而生也？福兮禍所伏者，伏，藏也，察察之政，俗以為善，物卻缺缺而凋弊，豈非禍伏藏於福中而發也？孰知其極者，夫失道喪德，習偽尚華，禍福循環，倚伏無準，誰知窮極者？

其無正耶？

疏：此言禍福之極，豈無正定耶？但由於人不能體道無為，妄生迷執，失其正爾。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疏：此釋迷正所由也。言眾生迷於禍福正處，於正不明，以正者為奇詐，於善不了，以善者為妖祥，故若無正爾。

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疏：此嘆眾生迷於正善，反以為奇為妖，其所由來尚矣，故云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

疏：方，由正也。此舉聖德以勸修，聖人弘道濟代，萬物向方，身行正方，物則應之而自正，非立教裁割於物，使從己也。

廉而不穢，

疏：廉，清廉也。穢，濁也。聖人率性清廉，自然化下，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劇字，創者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直而不肆，

疏：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也。

光而不耀。

疏：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前章明無為之政，人致淳和。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儉。初標理人事天，莫先于嗇。次夫唯下，轉通前義，是謂下，舉深根之喻，以況長久之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檢即足用，可以聚人。粢盛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也。

夫唯嗇，是謂早服。

疏：夫唯嗇，疊出上文也。是謂早服，釋儉嗇之義。凡有七轉義，皆效此。夫唯者，發語之辭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為政者，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

早服謂之重積德。

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檢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以爾。

重積德，則無不克。

疏：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向化，無有不能制服者。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伏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窮極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故《易》云：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往，豈為國乎？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一有國者，只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趺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前章明理人儉愛，則萬方早服。此章明早服不擾則其德交歸。初歸理國之喻，不可有為。次明德及鬼神，兩無傷害。後結嘆交歸之德，以勸有國之君。

治大國，若烹小鮮。

疏：此喻說也。小鮮，小魚也。言烹小魚不可撓，撓則魚潰。喻理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亂，皆須用道，所以成功爾。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疏：以，用也。莅，臨也。人神處幽為鬼神者，靈效之謂。夫人有求則神為應。今若上德之化，人自安全，豈惟上忘帝力，亦不旁請鬼神，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歇滅。而不為神，但妖之將興，由人有疊，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怪而傷人也。《春秋》曰：其炁焰以取之。

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以道莅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疏：兩者，謂聖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若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匱神之主，今兩不相害，故德交歸，豈唯神聖獨豐，抑亦兆人咸賴。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前章明以道莅物，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德下人，則物歸謙讓。初標大國用謙，故能攝化。次故大國下，叙大小各得所欲。後故大者下，偏誠大國，特宜用謙。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疏：江海處眾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令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

疏：天下之交，牒出前文，所以結下流之義也。言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猶大國謙下之故，喻如牡者，常以雌靜，為牝動者所求，故云牝常以靜勝牡。

以靜為下。

疏：前云天下之人，所以友會而至者，由人君用謙卑之道，則如牝者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小者將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疏：言大國之君既以謙卑之道而柔服小國，小國之君則朝聘會盟，不敢離叛，以卑下之禮而事大國者，則欲取大國之威，以為援助爾。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下或下以取者，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左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下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其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疏：言大國尊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之臣，為人君之長。小國用謙，陳薦贊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國，資為援助爾。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遂其願，故云各得所欲。大者宜為下者，夫物未嘗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禍，鮮能下之，故誠云大者特宜為謙下爾。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前章明以德下人，則大小各得其所。此章明以道化物，則善惡皆蒙其資估。初標道體沖奧，次明立教化人。後古之下，嘆道之功，可為尊貴爾。

道者萬物之奧。

疏：道者，妙本之強名也。奧，內也。言道包含無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奧內。《西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善人之寶，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心清靜，故寶貴之無暫違也。

不善人之所保。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尤明智，感於積習，平居則忽道，嬰

難則求之，以身保任於道，倚以求安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注云：甘美之言，可以求市。尊高之行，可以加人，以況於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集，相率而從善矣，故下云。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疏：言人言行不善，何棄遺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悛惡，不可棄之而不化，故云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疏：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疏：合拱之璧，璧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者。言三公輔相，雖以璧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進無為之道，令化惡歸善爾。拱璧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璧為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之類是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之即前文善人寶道也。問其所以寶貴此道，其意何也？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疏：此答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在於悟，悟在了心，非如有為之法，積日計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窒欲，則純白自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吝，嬰彼罪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為天下善人之所寶貴爾。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前章明妙本沖奧，坐進是輔相之門。此章明玄默無為，息怨成修證之行。首標坐忘絕欲，次示杜惡防萌。後是以下，舉聖人之德，以申結勸爾。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疏：為，造作也，修道行人則坐忘，去欲心，無造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為非為，故曰無為。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也。三業既盡，六根塵自息爾。若夫大小之為，多少之事，苟涉有為之境，無非怨對之讎，若能體彼無為，捨茲有欲，悟真實相，無起慮心，自然怨對不生，可謂報怨以德爾。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疏：圖，謀度也。為，營為也。夫情欲傷生，皆生於漸，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謀度其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營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無大。若為難於難，為大於大，禍亂已作，縱欲圖而為之，將無益於患難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疏：作，起也。此疊上文原禍難之所起。難事必起於易，欲令於易而圖之。大事必起於細，欲令於細而去之，其類實繁，不可具舉，故以天下而總言之爾。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疏：前明凡人常為難大之事，故多敗多難，是以舉聖人終不為難事大事，故能成其尊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疏：此結喻也。夫不三思而後言，輕易其然諾者，必少忠信。不謀始而慎終，多易其行事者，後必生難而為患累。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疏：聖人即有道之君也，猶難之者，難為輕諾多易之事，況不如聖者乎？聖人猶難為輕諾多易，故終無難大之事爾。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前章明無為玄默，示息怨修道之門。此章明思患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初六句，迭明防患之漸。次六句，舉喻生患之由。復兩句，論為執之迷。又六句，申異凡之行。後七句，推聖人不欲不學之意，勸凡俗易持易謀之心。

其安易持，

疏：安，靜也。持，執也。言人之受生，正性清靜，感物而動，則逐欲無窮，今明欲心未動安靜之時，將欲守之，令不散亂，則甚易持執，故云其安易持。

其未兆易謀。

疏：兆，萌漸也。謀，度也。情欲將起，未有萌兆。謀杜絕之，亦為甚易。故云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破，

疏：言欲心已動，柔脆未堅，將欲除之，易消破也。

其微易散。

疏：微，細也。禍患細微，未至於大，防之於初，欲令散釋，亦甚易爾。

為之於未有，

疏：為，修除也。此一句釋前易持易謀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心未起之時，修除杜絕，則欲惡不生，故云為之於未有。

理之於未亂。

疏：此一句釋上易破易散兩句也。所以易者，明欲惡雖有，尚自脆微，未成禍亂，故易理爾。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疏：此言患生於微，而成於著，喻如合抱之木，始生如毫毛之末，此明自性而生也。九層之高臺，起乎一簣之上，此明積習而成也。千里之遠行，始於舉足之下，此明遂行不止也。則天下之事誠以細微為始，而人多忽之，遂成患本，故舉三喻以證上文。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疏：為謂營為也。執謂執著也。言人不能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而更有所營為於性分之外，執著於塵境之中，故必禍敗而失亡也。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疏：聖人無為安靜，故素分成全而無敗，虛忘無執，故真性常存而無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疏：幾，近也。言常俗之人從於善事，常以功業近成，不能慎終，乃復亡敗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疏：此老君重申勸戒也。人若能慎末如初，終始常一，則其事無敗也。故《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疏：此明聖行以斥凡也。難得之貨，內謂性分所無，外謂珠犀寶貝。聖人於欲無欲，內不務於性分之所無，外不營於累德之寶貨，故云不貴難得之貨爾。

學不學，復眾民之所過。

疏：凡夫貴難得之貨，故矯徇矜尚以學性分之所無。聖人不求過分之學，常全自然之性，是於學不學，如此者將欲歸復眾人所過分之學爾。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疏：輔，佐也。自然，物之本性也，眾生起妄，失於本性，聖人慈誘，勸學無為，將以輔佐物之自然，真性不敗，故不敢為於俗學與多欲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八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前章明思患預防，標絕情去欲之行。此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初明為道之化，次辯以智之賊。知此下，示料簡以為法。常知下，嘆用功而勸修。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疏：言古之人君，善能用道為化者，貴夫無為恬淡，非炫耀其道，明示於人，將導以純和，杜絕智詐，令質樸如愚爾。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疏：人之所以難理化者，正以其智太多。智之太多，由人君不明道以臨下，是使下人役用其智，而生奸詐，故難理爾。

以智治國，國之賊。

疏：以，用也。賊，害也。言人君任用智詐之臣，使之理國，智多則權謀將作，謀用則情偽斯起，偽起則道廢，有害於國，故云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疏：人君不任智詐之臣，但求淳德之士，使坐進無為之道，行宣大樸之風，交泰致和，是國之福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疏：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楷，模也。式，法也。人君知用智則為賊，不用智則為福，即當去賊而取福，知此者可為理國之楷模法式也。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疏：玄，深也，妙也。人君常能知此兩者為楷模法式，是謂深遠玄妙之德也。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疏：此結歎也。玄德之君，無為而化，不測其量，深也；所被無外，遠也。故能與萬物反歸妙本，然後乃至大順於自然真性爾。

江海章第六十六

前章明好智生患，示玄德大順之規。此章明善下為主，標聖人不爭之德。初舉江海之喻，善下則為王。次明聖人用謙，樂推而不厭。後結不爭之德，以示修學之門。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疏：言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故《易》云：地道變盈而流謙，此舉喻也。故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爾。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疏：此合喻也。言聖人欲上於人，則以其謙言下之。夫聖人豈欲居人上而

以言下之邪？但聖人知滿必招損，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鴻業，自然為物所推尚爾。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疏：聖人亦不知先人，直以偽謙，後己先物，物自先之爾。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疏：此結前也。聖人臨大寶之位，居至極之尊，勞身而逸人，薄己而厚物。在上，人得以生，故不以為重。處前，人得以理，故不以為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聖人之德，弘濟無私，與物為春，望之如日，既不為重為害，是以天下之人樂推崇而無厭倦也。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今天下樂推聖人而不厭者，豈不以聖人言則下之，身則後之，以其不與物爭先？故天下之人莫能與聖人爭先者。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前章明善下為王，標聖人不爭之德。此章明喻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初六句，標道大，所以不肖。次五句，示三寶，勸其用慈。又八句，復釋以慈之利，捨慈之害。又四句，結嘆以慈之德爾。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疏：肖，似也。老君云，天下人皆謂我道虛無廣大，似無所象似，故下文答之。

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疏：此答不肖之所由也。夫唯我道廣大，迴超物表，固非凡情探蹟所知，故得稱大。若其有所象似，如代間法者，則失其所以為大久矣。是微細粗淺之法，與修不殊，何足稱大乎？也夫者，語助爾。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

疏：此明所以似不肖者，正以有此三行與俗不同，故老君言我道雖大無象似，然有此三寶，甚可珍貴爾。代人當須保持執守，以修身理國爾。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疏：此列三寶之數也。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為事始和而不唱，不敢為天下先也。弘益之義，具如下文。

夫慈故能勇，

疏：此覆述三寶之功也。凡人貪競不慈，勇於果敢，致有窮屈，今聖人以慈為行，故勇於濟度。後引證《論語》曰：仁者必有勇。

儉故能廣，

疏：以其節儉愛費，不傷財，不害人，故功施益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疏：損己益人，退身進物，是不敢為天下先也。故物樂推而成神器之長爾。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疏：且，苟且也。代情多欲，動與道違，捨其利物之慈，苟且害人之勇，捨其節用之儉，苟且奢泰之廣，捨其謙退之後，苟且矜伐之先，如此之行，有違慈儉。以之理國，則國亡，以之修身，則身喪，故云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疏：慈為三寶之首，故偏嘆美也。夫用慈以拒戰，則能全眾。用慈以捍守，可以安人，皆不失慈，故能勝固也。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疏：救，助也。衛，護也。天道福善，善人則吉無不利，故以慈戰者，天將助之。以慈守者，天將護之，戰勝守固，始賴用慈之功救之衛之，終獲孔明之助爾。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前章明惟大不肖，示三寶以慈之行。此章明為士不武，標四善配天之極。首標四善之行，次嘆是謂不爭，結善可以配天，將明古之要道。

善為士者不武，

疏：士，事也。武，威武也。明德之君，用道為理，行慈儉而育物，不威武以御人，所尚以慈，故云不武。

善戰者不怒，

疏：師出應敵，事在慈哀，蚊蚋致螫，驅除而已。是知善戰在乎止敵，不在乎憑怒，故云善戰不怒。

善勝敵者不爭，

疏：夫以慈不爭，由乎尚德。若用力争勝，非善勝也。令柔遠能邇，盡暢慈和，不與敵爭，敵人自伏，故云善勝不爭。

善用人者為之下。

疏：夫善用其人，以言謙下，人必盡力，可以成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人也。

是謂不爭之德，

疏：此結上文善士者常柔而不武，善戰者常慈而不怒，善勝者常讓而不爭，善用人者常謙而為下。夫如是者，物竭其能，人貴其用，皆由謙下之所致，豈非不爭之德乎？

是謂用人之力，

疏：夫玄默恭己，謙虛下人，人皆歡心，思竭其力，故《易》曰：悅以使
人，人忘其勞，是用人之力也。

是謂配天古之極。

疏：此總結上來四善之行，不爭之德，能行之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
至極要道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前章明善士為行，不爭故可以配天。此章明用兵有言，輕敵則幾忘吾寶。
初一句，標宗以設問。次六句，示行以辯明。後四句，申戒用兵，知慈哀者必
勝。

用兵有言：

疏：老君疾時，輕敵政禍，樂戰殺人，故託古以申誠，所稱有言，謂下句
也。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疏：吾者，用兵之人也。先唱為主，後應為客，主先唱示，生事而貪，客
後應示，以慈自守，欲明古者用兵，常有誠令，當須以慈自守，不可生事而貪
。故云不敢為主，而為客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疏：夫以道退守，則善勝。進兵取強，則敗亡。故進雖少猶傷於貪，退雖
多愈得謙讓。今鄙其競爭，則云不敢進寸，尚其慈讓，故云而退尺也。

是謂行無行，

疏：夫行師在乎止敵，止敵貴乎不爭，今為客退尺，善勝不爭，雖行應敵
，與無行同矣。

攘無臂，

疏：攘臂，所以表怒。善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故曰攘無臂。

仍無敵，

疏：仍，引也。夫引敵欲有所爭，今以不爭為德，則是無敵可引，故曰仍
無敵也。

執無兵。

疏：執猶持也，兵者五兵戈矛之屬也。夫執持兵者，將歌殺敵，以慈為主
，自戢干戈，則有兵本無殺意，是則與無兵同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

疏：幾，近也。喪，失也。寶謂慈也。夫為禍之大，莫大於輕侮前敵，好
事交爭，如此則近喪失吾慈之寶矣。今且失慈，以戰則敗亡，以守則離散，代

間之禍，雖非一途，離散敗亡，禍之大者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疏：抗，舉也。夫兩國舉兵以相加，則由其君用道，其將以慈，矜哀於人，不求多殺者獲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前章明用兵之言，戒其輕敵。此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易知則必有宗君，輕敵則喪其慈善。初標聖教易知，次明迷途不曉。言有宗下，解釋易知之意。夫唯下，辯說不曉之由。後嘆聖人之懷玉，以勸勤行之上士爾。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疏：老君云我所言以暢於理，理暢則言忘，故易知也。吾所言事者，事於無事，事簡則無為，故易行也。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疏：此嘆眾生不能了言無言，執言而滯教，惑於言教，故莫能知也。不能悟事無事，煩事而不約，迷於塵事，故莫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疏：此覆釋易知易行所由。宗，本也。君，主也。夫言者所以在理，得理而忘言，故言以不言而為宗本。事者所以在功，功成而遣事，故事以無事為君主。此豈不易行邪？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疏：不我知者，謂不知我也。夫唯代人之惑，無了悟之知，封著名相，不能暢理，於事執事，於言滯言，是以不知吾教以無言無事之意。又解云：老君言夫唯我所知，唯在無知，而天下之人用知求知，是以不知我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疏：希，少也。則，法也。老君言知我忘言契理之意者，至希少也。若能法則我言而行之者，則可尊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疏：褐，裘也，賤者之服。襲裘褐者，所以蔽下之粗衣也。玉者潔而潤，可以比德於君子，言此者欲明聖人內心慧了，外狀如愚，故云被褐，以慧了之心，故云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前章明暢理之教，示其易知。此章明了悟之心，虛忘為上。首標迷悟有異，執迷成奸。夫唯下，結嘆聖人了知是病，故不強知。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疏：夫法性本空，而非知法，聖人悟此，不有取相之知，於知不著，故云

不知，是德之上。此釋悟也。不知知病者，言常俗之人不知知法本非真實，於此無知之理，強謂有知，有取著之縛，所以為行之病，此辯迷也。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疏：眾生強知。妄生見著，而為病惱。夫惟能病強知之病，於知忘知，則不為強知所病，故云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疏：聖人正智圓明，了悟實相，於知忘知，故不為知之所病，所以者何？以其病，凡夫有強知之病，故說真智以破之。妄知之病既除，真知之藥亦遣，故云不病也。

人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前章明了心之智，以虛忘為上。此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初標人不畏威，則禍累斯及。次無狹。下，勸人虛心靜欲，則神不厭人。後舉聖行證成，示其去取。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疏：有威可畏，謂之威。夫欲惡之來起於微末，積成病累，為彼大威，人不能慎其細微，則至於大可畏也。

無狹其所居，

疏：神所居者心也，人當忘情去欲，寬柔其懷，使靈府閑豫，神栖於心，身乃存也。

無厭其所生。

疏：身所生者神也，厭，惡也。人由神而生，故謂神為所生也。神明託虛好靜，人當洗心息慮，神自歸之。若嗜欲黷神，營為滑性，則精氣散越，則生忘故，勸令無厭所生之神，以存長久之道。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疏：善貸曰道，資形曰神，人能愛道存神，故云夫唯不厭。除垢止念，惟精惟一，神不厭人，故云是以不厭。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疏：自知者反照內省，防害於微，令無可畏之事。不自見者，不自彰見其才能，炫耀於物，違理失常，以招患也。

自愛不自貴。

疏：聖人自保愛其身，絕去嗜欲，令神不厭，身不自貴者，不自矜貴其身，凌虐於物，以聚怨耳。

故去彼取此。

疏：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聖人得平等智，了法性空，理無去取

，開教化，引凡愚，寓言之爾。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前章明迷妄之病，有可畏之威。此章明勇敢之為，成殺身之咎。初標敢與不敢，利害之殊。次明天道謙柔，戒人勇敢。後嘆天網之報，以勸善士之修。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疏：剛決為勇，必果為敢，言強梁之人，無所畏忌，失於謙柔，決於果敢，犯上作亂者，則是殺身之道也，故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人若於事靜慎，斂身知退，所決在於不敢強梁犯患，則是活身之道，故云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疏：兩者，敢與不敢也。言人能知勇敢則殺而有害，不敢則活而有利，當須勇於不敢。此兩者在勇雖同，所施則異，故云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疏：孰，誰也。故猶意故也。勇敢於有為之人，動則有害，乃天道之所惡，而代俗之人，誰能知其意故者乎？

是以聖人猶難之。

疏：此舉聖以勵凡也。夫以聖人之明，猶難於勇敢，懼其為害，況於凡人欲為勇敢，焉得無害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疏：因上言天之所惡，故此下四句廣明天道謙虛，以戒人事勇敢。人懷勝負，所以有爭，天道平施，唯善是與，物莫之違，故云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疏：天何言哉？但福善禍淫，吉凶咸應，故曰不言而善應也。

不召而自來，

疏：凡物之來，皆由命召，今天不召於物，而使從己，而萬物自來而順之，則負陰抱陽，春生夏長，皆非召而來也。

緝然而善謀。

疏：天道玄遠，緝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疏：恢恢，寬大也。此覆釋上天道等義也。天道網羅雖復寬大，疏而且遠，賞善罰惡，不失毫分也。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九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前章明勇敢於有為，自成殺身之咎。此章明有為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

首五句，陳戒用刑。次一句，指明司殺。後四句，舉用刑代殺，必有懲咎。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疏：言人不能守道清靜，而放縱情欲，動之死地，積習生常，曾無畏者，人君當以清靜為化，而教導之，奈何更以刑法誅殺恐懼之乎？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疏：此明人君化以無為，人皆少欲，各全其生，常畏於死。而獨有為於奇詐不善之行，適令吾勢得執而殺之，亦孰敢即殺。所以不殺，為自有天網司殺之也，故下文云。

常有司殺者殺。

疏：司，主也。天監孔明，無所不察，奇詐之人，不得其死，是有天之司殺者殺之矣。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疏：言不善之人，司殺自殺，人君用勢得執殺而便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人，不得天理，猶如拙夫代大匠斲木矣。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疏：大匠斲木，動合方圓，拙夫代之，必失繩纏，惡得不損其材而傷其手乎？天網不失，神理昭明，人君任刑，代彼司殺，惡得不害於人而喪其天和乎？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前章明有為則輕死，必犯司殺之誅。此章明厚斂則人貧，是生有為之弊。初三段迭明所以為弊。夫唯下，結嘆令其貴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疏：夫人，國之本也。若政煩賦重，而人貧乏，則國本斯弊，弊則危矣。是以下人不足，由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是以令其饑乏爾。

民之難理，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理。

疏：蠱爾蒼生，資君以理，為理之本，諒在無為，故我無為而人自化。今人所以難理者，由君上之有為，有為則政煩而人擾，動生大偽，是以難理。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疏：人之所以輕入死地，喪其生者，皆以其違分求生，養生太厚，不顧刑網，以徇所求，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疏：夫生也有涯，安分則足，既不可違，亦不可加。若營生於至當之外，則惑矣。故不厚其生而生全，求厚生而生喪。故知夫無以生為憂者，是賢勝於矜貴其生之人。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前章明厚斂則人貧，是生有為之弊。此章明有為則心欲，故喪和氣之柔。初標生死之二途，次舉草木之兩喻。結以強大處下，戒令必守和柔。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疏：人之生也，和氣流行，自然以之柔弱。人之死也，和氣離散，四肢以之堅強。言此者，示柔弱堅強為生死之戒。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疏：此舉喻也。萬物草木，氣聚而生，故枝葉敷榮而柔脆，氣竭而死，則條干變衰而枯槁。前明有識，此舉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疏：此結前義也。言草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強，則知人之為堅強之行，是入死之徒。為柔弱之行，是出生之類。

是以兵強則不勝，

疏：此下轉結前義也。用兵有言，以慈為主，故云兵恃強則敗，欲明人恃強則死爾。

木強則共。

疏：木本強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於上。蓋取其柔弱者處上，強梁者在下，故下文云。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疏：總結上文，木根本強大，則枝葉共生其上之義，欲明強梁之人，常在柔弱之下爾。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前章明有為則心欲，是喪和氣之柔。此章明強梁必招損，故示天道之喻。初一句，標天以申戒。次五句，舉喻以明天。又八句，總合前義。以下畢聖德以結勸爾。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疏：此法喻雙舉也。夫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昭天德。張弓之法，具如下文。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疏：夫張弓之為用，當合村定體，令弛張調利。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為架前之時準的也。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為發矢之時遠近也。如此則能命中矣。天道亦然，日月寒暑，一往一來，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成歲功矣。人君者，當法於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

物平施爾。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疏：此明人道不能同天損益。注云衰多益寡者，《易口謙卦》之辭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疏：孰，誰也。老君疾時不能同天道，下濟以恤於人，光大其德，故舉天道以勸云，誰能同天之道，損其有餘，以調奉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乃能然爾。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

疏：此引聖人以證上有道之義，恃猶矜恃也。聖人法天平施，德被於物，不見其功，故云不恃。

功成而不處。

疏：聖人知功成而處，天必損之，故雖道治寰區，功濟天下，歸美名於群材，而不處其功績爾。

其不欲見賢。

疏：此結釋不恃不處之意也。其不欲見賢者，聖人雖盛德內充，而嘉聲外隱，所以不恃為，不處功者，正欲隱德晦名，不欲令物見其賢能爾，此亦損有餘之意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前章明強梁必招損，以示天道之喻。此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初五句，標水之勝功。次四句，嘆莫能行者。又五句，證釋前義。後一句，轉結上文。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疏：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故舉天下之柔弱者，莫過于水矣。而攻堅強，莫之能勝者。夫水雖柔，而能穴石，石雖堅而不能損水，若以堅攻堅，則彼此而俱損，以水攻石，則石損而水全，故知攻堅伐強，無先水者，故云莫之能勝。

其無以易之。

疏：夫水雖至柔，用攻堅強之物，無能易之者，豈不以其有不爭之德而無守勝之心乎？理國修身，亦常如此。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疏：柔弱之道，勝于剛強。天下之人，皆知此義，但惑于自賢，以己為尚，無能行其所知，故云莫能行。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疏：舉聖人之言，證成上義，此即能行以柔勝剛之行者。垢，穢辱也。言

人君能含受垢穢，引萬方之罪在己，則人仰德美，而不離散，社稷有奉，故云是謂社稷之主也。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者，祥，善也，有君能謙虛用柔，受國之不祥，稱孤寡不穀，則四海歸仁，是謂天下王矣。

正言若反。

疏：此一句結上文也。夫受國垢濁，卻為社稷主受國不祥，却為天下王，其言乖背，不同于俗，故老君詳贊云，是必真正之言，行之而信，但常俗聞之，初若乖反爾。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前章明柔弱則受益，故贊水德之能。此章明法令則生弊，必為餘怨之邇。初明立教和怨，未足為義大。是以下，明有德執契，其怨不生。後天道下，明天道無親，唯善是與。

和大怨，必有餘怨。

疏：厥初生人，身心清靜，而今耽染塵境，失道淪胥者，情欲之所為也，則知與身為怨之大者，其唯情欲乎。和，調和也。此言百姓因于情歡而生矯偽，人君不能以我無為，令其自化，方欲設教立法，制其奸詐，調而和之，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者，既設教立法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與為怨，故云必有餘怨。

安可以為善？

疏：設教立法，其進生弊，既有餘怨，則安可為善？則是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者爾。若能上化清靜，無事無為，人有淳樸之風，迹無餘怨之弊，方可為善矣。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疏：左契者，心也。心為、陽藏，與前境契合，故謂之左契爾。心聖人立教則有連，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以化人，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矣。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疏：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將自化。無德之主，不能虛心而忘己，唯欲作法以通人，作法則弊生，故為無德爾。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疏：唯天道平施，而與善不欺，故司契清靜者，天福其善，則言無不利。立法殘傷者，天降以殃，則孽不可這，豈非皇天無親，唯德是輔者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前章明法令則生弊，必為餘怨之迹。此章明淳樸則至理，自無矜徇之求。初標無為之風以勸勉，示人從君化則理。後明家給人足，無所企求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疏：寡，少也。什，伍也。伯，長也。器，材器也。此論淳古之代也。言國小者，明不求大。言人少者，明不求多。不求大，則心無貪競。不求多，則事必簡易。簡易之道立，則淳樸之風著。適使有出人之材器，堪為什伍伯長，以統于人者，亦無所用之矣。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疏：徙，遷移也。化歸淳樸，政不煩苛。人懷其生，所以重死。敦本樂業，無所外求，各安其居，故不遠遷移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疏：舟輿之設，本以通水陸，濟有無，既無往來，則舟輿棄捨，無所乘用矣。莊子云，至德之代，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疏：甲兵所陳，本以討不服，御寇敵，上行道德，下無離異，既卻攻戰之事，則甲兵韜戢，而無所陳也。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疏：古者書契未興，結繩紀事，故《繫辭》云，上古結繩而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欲明結繩之代，人人淳樸，文字既興，是生詐偽，今將使人忘情去欲，歸于淳古，故云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

疏：食之甘者，在于適。適則所食皆甘。服之美者在于當，當則所服皆美。苟不適當，雖玉食錦衣，不足稱其甘美也。

安其居，樂其俗。

疏：無欲，故所居則安。化淳，故其俗可樂。若逐欲無節，將自不安其居，政苛日煩，焉得復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疏：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蓋言其近。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由彼此俱足，無所求及故爾。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上下二篇，通明道德。始標宗旨，以開眾妙之門。終結會歸，將通得意之路。故寄信美以彰言教，論辯善以戒修行。書知博以示迷誤，陳不積以教忘遣。假有多以暢法性，結不爭以明聖人。將令學者造精微於言象之中，導筌蹄於理性外。悟教而能忘教，何必杜口於毗耶？因言以明無言，自可了心於柱下爾。

信言不美，

疏：信言者，聖教信實之言也。此老君欲以自明所演言教，化導眾生，實為精信，故與俗相違，代人以為不美。

美言不信。

疏：美言，謂代教甘美之言也。言多浮華，動合于俗，既非信實，不可化人。信言所以不美，正以代教美言不信故爾。

善者不辯，

疏：悟教之善，在于修行，行而忘之，曾不執滯，故不辯說也。

辯者不善。

疏：但能辯說言教，曾不悟了，修行惑滯既多，故不為善。

知者不博，

疏：知，了悟也。博，多聞也。言體道了悟之人，在乎精一，不在多聞，故《莊子》云：博溺心也。

博者不知。

疏：夫多聞則滯于言教，滯教則終日言而不盡，既非了悟，故曰不知。

聖人不積。

疏：積，滯聚也。聖人妙達理源，深明法性，悟文字虛假，了言教空無，所說之理既明，能說之言亦遣，則于彼言教，一無滯積，故云聖人不積爾。

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疏：既，盡也。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眾生發明慧心，必資聖人誘導，故聖人以清靜理性，盡與凡愚而教導之。於聖人慧解之性，曾不喊耗，故云愈有愈多。注云：有，明自性。多，明外益者，悟理之性既非他有，故云自性。因教之益不自中來，故云外益。明聖人教導凡愚，心彌慧解，故云愈有。惟敦學半，理益精暢，故云愈多爾。

天之道，利而不害。

疏：天道施生，長養萬物，利也。無所宰割，不害也。此舉喻欲明聖人之道弘益爾。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疏：聖人之道，凡所作為，而與物不爭者，為聖人無所積滯，與人愈有是以不爭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十竟